

中央儲備銀行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一萬萬元

▲本行特權

- 一、發行本位幣及輔幣之兌換券
- 二、經理國庫
- 三、承募內外債並經理其還本付息事宜

▲本行業務

- 一、經理國營事業金錢之收付
- 二、管理全國銀行準備
- 三、代理地方公債
- 四、經收存款
- 五、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證券及公債息票之重貼現
- 六、國內銀行承兌票國內商業匯票及期票之重貼現
- 七、買賣國外支付之匯票
- 八、買賣國內外股實銀行之即期匯票支票
- 九、買賣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
- 十、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幣
- 十一、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行本票
- 十二、以生金銀為抵押之放款
- 十三、以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為抵押之放款
- 十四、政府委辦之信託業務
- 十五、代理收付各種款項

南京總行

行址：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中文五五四四
 掛號：英文 GENREBANK (各地一律)
 電話：二二二一〇一—二二二七五一
 二二二五四一—二二二五四八

上海分行

行址：外灘十五號
 電報：中文八六二八
 掛號：一七四六三
 電話：一七四六四
 一七四六五
 一七四六六
 (線各接轉)

蘇州支行

行址：觀前街一八九號
 電報掛號：(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六九三，一八五六

蚌埠分行

行址：二馬路四首
 電報：中文
 掛號：五五四四
 電話：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
 志士多苦心整蠱時命
 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
 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
 嘯高山岑急絃無慟響
 未易易云開此衿存我
 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陸機



古今

期二第



昏啼到曉恨無涯
啼編春城十夢家
血淚已枯心尚赤
更教開作斷腸花

詠杜鵑花絕句

遠峰含雪映擔牙
斃柳枝頭啼凍鴉
別有人間生意在
紙窗晴日煥梅花

冬窓絕句

二十九年三月三

樸之吾先以帝索書雜錄存

句西首

汪兆銘



打仗不慌不忙
先求穩當
次求變化

咸豐丁巳年冬月五日

又要精詳
辦事無聲無臭
既要簡捷

(上) 汪精衛先生墨跡 (樸園主人藏)

(下左) 曾國荃墨跡 (周佛海先生藏)

(下右) 清儒汪容甫畫像

古今第二期目次

爰居閣記	梁鴻志 (二)
談汪容甫	經堂 (三)
題北極閣紀游圖	衆異 (四)
次爰居閣主人韻	康瓠 (四)
釀花天氣自度曲	康瓠 (四)
記嚴範孫(修)先生	童家祥 (五)
關於沈萬三	流兮 (八)
雪堂自傳 (二)	羅振玉 (二四)
紅樓夢的言語及風格	華皎 (一九)
談明代的妓女	笠堪 (二四)
蠶魚篇 (下)	楮冠 (二九)
胡文虎與星島日報	夏曼 (三四)
我的奮鬪 (古今文選)	周佛海 (三五)
漫談古今 (代編輯後記)	樸之 (四〇)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出版

社長 朱 樸

編輯者 古 今 月 刊 社

發行者 古 今 月 刊 社

通訊處 南京選費井時代晚報館轉

印刷者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總經理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本刊月出一册 零售每册一元

廣告	後封	面	五	百	元
正封	裏封	裏封	四	百	元
裏封	裏封	裏封	二	百	元
普通	普通	普通	二	分	
全頁	全頁	全頁	一	百	五十元

本刊正向宣傳部及上海工部局申請登記中

爰居閣記

余少羈孤。里居之日殊少。弱冠宣學京師。稅屋以居者十有五年。厥後俸入稍豐。朋輩又爲之贖錢。始買宅西安門。吾友袁伯變故居也。歲庚申。鈞黨事作。所居籍入官。家人亦逃之沽上。余避仇蟄處。樓居僅二室。方廣不盈一丈。外以皮書籍。位筆硯。其內則寢處也。妻孥不相恤。嫻舊不相聞。酒食文字之交。一時都盡。余既不與世接。輒讀書咏歌。以永朝夕。感於魯語海多大風爰居避災之說。輒取以顏吾室。而徐州張勺圖爲之作榜書焉。居此者逾二年。始以微服去。而上海。而瀋陽。泊再至京師。西安門之居復歸於我。既知京師之不可安處也。亟舉而貨諸人。復客沽上。久之。築室大連海濱。居之者三載。遼事既起。移家上海。更出錢賃屋如曩時。蓋十餘年中。爰居閣已六易其地矣。余既南北不恆厥居。所居亦常寢應漏。粗具而已。住住無有餘

衆異

屋。烏觀所謂閹子者也。而爰居閣之名。乃久屬於我。而浸著於世。嗟乎。世亂國危。至於此極。當其幾先事始。方力求遏抑匡救之者。味者味之。終吾臂而伐吾謀。甚且使其無一席之安。一椽之託。世之諷刺我者。蓋亦酷矣。今道失民散。蹙國萬里。弱者不敢言。強者益肆其惡。余方徜徉一室。以書自娛。不聞理亂。與昔者之避仇蟄處。喧寂或殊。而用舍不異。余豈畸于人而侔於天耶。抑天將以此息吾諱而補吾劓耶。莊生之言海鳥也。奏九韶而具太牢。鳥乃眩視。悲憂以死。余幸老健無病。則魯語避風。莊生烏養。蓋兼而有之矣。天下亂而吾閣常治。世事壞吾閣獨存。不域於地。不假於物。無所之而不有吾閣焉。讀粥於是。歌嘯於是。以盡吾天年。天蓋欲以獨善私吾之身。而又使吾居易任天。雖畢世避風。而不失其自得之樂也歟。

談汪容甫

五六年前的一个夏日，我曾渡過揚子江到揚州去小游半天。在匆促的旅程中，却頗使我發思古之幽情，從酒菜館中破缺的名磁磁器到途旁的廢垣殘園，都可以令人想到她昔日的光榮。當乾嘉盛時，那些鹽商，那些文士，把揚州點綴成一個書香銅臭兼而有之的都市。自從洪羊兵變後，加以海禁大開，揚州失去了牠銅臭的地位，至今已不可復見昔時萬商雲集的遺跡。然而，文字的壽命，總要比金錢爲久遠，在沒落的都市中，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全盛時代騷人墨客們的留痕，使人流連低回不能去。這大概便是揚州在今日之魔力吧！

生丁今日之亂世，又不幸忝居於文人之列，不知不覺的常常令人懷念到過去太平盛世的安樂。想到乾嘉的全盛時代，更有恨生不躬與斯盛之感。這種胡思亂想的念頭，我想在今日，該不是我一個人有的吧！

把時代倒拉回去，是不可能的事了。無已，只能找一二位那個時代得志的文人來談談，也是慰情聊勝於無的舉動吧！

第一個令我懷念到的便是汪容甫，這位並不以科名爵位顯於當時的窮秀才，却可以名動公卿，恣意肆行，以一個「狂」字博得世人的景仰，真可以見得那時文人的價值。連今日我們來談談他的軼事遺行，也覺得頗足以引爲羨慕的。

經堂

容甫名中，一字頌父，乾隆時揚州江都縣人。有清一代的樸學大師中，江都汪氏着實也佔着一些地位。要研究他的學術，自有「清儒學案」之類的大著述在，我在這里只是談談他生平的軼事，因之只能在下文大略提及一些。

他雖是儒林傳中人物，然而却萬不能在後世的兩廡上占一席之地，原因是他的行爲，太不似謹慎敦厚的聖人子弟了。有些地方竟然在我們看來，是很有傷於忠厚的；然而他却現意琦行不顧一切的和世人相周旋。其被當時人目爲狂士，其實是很不冤枉他的。

容甫少孤貧，事母至孝，家中連被褥也沒有，晚上睡在木柴上，早起即以共臥具作燃料。在這樣窮困的日子中，却好學不倦。家無藏書，每天跑到書坊去做「兩腳書櫥」。這樣，居然博通羣書，而且不到二十歲便做了秀才。

有清一代，做官要從科舉出身，所以論做官，便要講究科第的高下，然而論學問，却是不能以科第來高下的，容甫始終是個秀才，連舉人也不會中一個。但是他的秀才名氣愈做愈大。而按照科舉時代的慣例，當秀才在學的，每年要受學政的攷試，他自然也不能獨免。這樣，可苦了按臨揚州的文宗了。凡是提督江蘇學政的，知道他屬下有這樣一位秀才，若非先

行打什麼招呼，準得討一場沒趣。因為，當學政的，科第爵位雖高，但論學問，有的實在不及汪先生遠甚呵！

當時文壇的耆宿，如朱笏河（竹君），杭大宗（董市），王蘭泉（昶），錢竹汀（大昕），莫不對他敬禮有加，奉為上客。謝金園（埔），於乾隆四十二年奉命督江蘇學，每逢按臨揚州，即於出榜時另列一榜，僅署汪中一個名字，對同試諸生說：『予之先容市，以爵也；若以學，則予當北面事之矣。』其遭人欽佩，有如是者。

又有一位學使姓孟的，更賞識他，而且還不拘資格，和他開一個很有趣的玩笑，可見科舉全盛時代士人的風趣。孟按臨揚州日，容甫也去應試，筆墨酣舞，文成，不覺擲筆拍案大叫曰：『今日當嚇死小孟矣！』不知孟固正在其後，陰窺其為文也，見他得意忘形的舉動，竊笑而去。放榜之日，容甫竟名落孫山，於是一羣秀才都議論紛紛，說為汪容甫榜上無名，乃從來未有之事。容甫也忽忽自失，細檢其所作之文，又決無落第之理，不覺驚愕失常。正在此時，院門閉而復啓，四個差役扛一案亭出，再出一榜，榜上赫然大書『超超等第一名汪中』八字，他方才轉憂為喜。翌日孟對他說：『前日小孟尚未嚇死，昨日當嚇死老汪否？』

他的惡作劇，當日揚州無人不知，尤喜尋點綴揚州繁榮的鹽商們的開心，有些地方竟然入於無賴。茲記兩事於此，亦可見當時秀才的威風。

有鹽商某，以報效十萬金，得賞二品銜，於是出入乘輿，居然大員自居。容甫時肄業安定書院，心鄙其人，每暇共出拜客，即乘驢從其後，戴紳製暖帽，以紅羅扇為頂，以松枝為孔雀翎，於項間掛冥鏢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無可如何，以五千金為壽，始罷其事。

飛越千里。三恨古人只能於其著述中見之，不能與之談話駁詰。

他還有三怕：一畏雷電之聲，二畏鷄的啼聲，三畏婦人的聲音。狂人怪癖，真是出乎常人的行為。

容甫因為看不起科舉，不屑在場屋之中與人爭一日之短長，故終其身為窮諸生，洪北江贈詩，有所謂『不敢隨軍試大廷，頭銜應許號明經』者也。窮到無法的時候，便往往有無賴的舉動，如上述蔽商人的竹槓，其一也。尚有一事，雖極為無賴，然亦可見當時居高位者的好士之風。

畢秋帆（沅）為陝西巡撫時，素有好士之名，容甫並不識荆，一日，忽投以書曰：『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寥寥四句，畢秋帆竟被他抽了五百金，則畢之好士與汪之狂放，可以兩見了。

乾隆五十九年，容甫受聘校四庫全書於浙江文瀾閣，病死於西湖之葛嶺僧舍，年僅五十有一，高學不壽，實為當時學人中之最不祿者。

他的著述，有『述學』內外篇六卷，『廣陵通典』三十卷，『經義知新記』一卷，『大戴禮記正誤』一卷，『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義』等書，又選屈宋以下哀騷之文為『傷心集』若干卷。（卅一年三月廿七日於北平）

洪稚存之狂

洪稚存（亮吉），陽湖人，中乾隆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縱飲，善攻訐，其著乾隆中府縣圖誌，及東晉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學問淵博。戊午大考翰林，上平邪教疏，深中當時弊要，人爭誦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薦於朝，乃於朱座，首斥其崇信釋道，為邪教首領之語。朱正色曰：吾為君之師，乃敢指其罪，先生曰：此正所以報師尊也。後復與朱座，復上書於成王，及朱石劉處房二相公，多講朝野語。成王以其書上聞，上謂其書生迂魯，成於伊魯，未踰年，即放歸田里，以其書當置御座旁曰：此坐右良箴也。先生既放還，亦縱酒自娛。不數載，卒於家。其所著古文，多載清朝名臣嘉善言行，有裨於世教焉。

尚有一事，亦與上述相類，可見當時士居齊民之首，而商人居殿，和今日的情形是大大不同的。

洪稚存（亮吉）與容甫同肄業揚州安定書院，一日借至院門前，各跨一石梭貌，談徐氏（健庵）『讀禮通攷』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貴備，肩輿訪山長，甫投刺，適院中某生趨出，足恭揖商人，述連日趨謁狀，商人微領不答。容甫憤甚，潛往拍商人項，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識向之趨揖者乎？』曰：『亦不識者。』曰：『我汪先生，趨揖者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曰：『汝識之，即速去，毋瀾乃公事！』商人大懷喪，登輿而去。

有這樣的學生肄業其中，不獨商人們要倒臺，便是山長也着實不易做，每一山長到任，他即以經史疑難數點請質，若不能答，即當衆大笑。時有編修沈志祖者，即為其所窘，甚至慚愧而死，則其『狂』可以想像了。和容甫同時在揚州的，真真濟濟多士，然而他不輕許可，嘗在衆人中大言，揚州一府中，『通』者三人，『不通』者也三人。其所謂『通』者，乃自己以外，指王念孫劉台拱而言，『不通』者三人，則指程晉芳顧九苞任大椿。程等三人亦均乾嘉通儒，而容甫竟以『不通』目之，然而他們並不以為忤。恰有一位飽學之士，哈他的批評後，也請其月旦，容甫大言：『足下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大喜過望，容甫徐言曰：『汝再讀書三十年，或可以望不通矣。』則其於程等三人，固仍看得很重；而飽學之士，則是自取其辱也。

容甫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造物生人，必飲食而始生；生又不到百年，便要死去。二恨身上不生雙翼，可以凌空九霄；足上不生四蹄，可以

重光大使屬題北極閣紀遊圖卷作者

為同游清水董三君也 衆 吳

使星飛蓋暫尋春，畫手還攜澹淡人；寫出六朝山色好，華林馬射已成塵。（北極閣一帶為南朝華林園故址）

北湖南埭接精藍，烽鐸清遊客兩三；我自曠觀彌六合，所哀何止一江南。

為重光大使題清水董三畫金陵山水

次爰居閣主人韻 康 瓠

六朝而後又殘春，風物如逢隔世人；收拾江山歸畫裏，不教錦繡染征塵。

雲影天光一蔚藍，清游選勝趁春三；凌空更有培風翼，飛過江南向海南。

釀花天氣自度曲 康 瓠

是釀花天氣，最費猜疑，最耐吟思。正宿露融珠，朝霞散綺，遠山高處見晨曦。一雲間烏雲四合，冷雨橫飛。恁淒淒切切，蕭蕭瑟瑟，渾不似早春時。且喜夕陽照晚，未妨明月來遲。陰晴事，天意總難知。願學園翁抱甕，田父扶犁。但問耕耘，莫談收穫，看千紅萬紫，連枝並蒂，終不負我心期。豈止春華灼灼，還饒秋實離離。

記嚴範孫(修)先生

童家祥

國立北京大學，於民國廿九年曾出特刊紀念校慶，蓋自從建校以來，已足足四十年了。說中國人自己的新教育歷史，這便是個起點。早於這一個的，雖有什麼學校，然而却是英美人設立的，算不得是真正中國人自辦的教育。

要紀念中國教育史上的開創功臣，我們不得不紀念幾個名人：第一個是長沙張百熙先生，他是京師大學——即北京大學的前身的創辦者；次之為南皮張之洞先生；還有一位令人不可忘却的，便是本文所記的嚴範孫先生。

嚴先生名修，河北天津人，清季翰林，曾出任貴州學政，清廷設立學部時，即以先生任侍郎。宣統初年，他見世事不可為，便脫離宦海，辭職家居，專心意志於地方及教育事業。手創南開大學，為北方知名的大學之一；且為全國私立大學成績之最佳者，則其令人之欽佩可知。

他的幼時，好學不倦，除了攻讀正式課程以外，更利用餘暇來自修，會有髮課，車課，枕課的規定，即是在理髮、出行或休息的時候，也要閱讀，不肯把光陰絲毫的放過，所以他學問淵深，一方面固由於天資聰明，但也由於努力用功的結果。到了晚年，每天除了閱書看報和作文寫字外，還習學英文。他的日記，是每天必寫的，直到病危才止。有一次，他因為

……所至多得益友，任之志氣乃益發舒！」他認為旅行關係一個人的前途很大，每個人是不應當株守在家園的，因為旅行確實可以增加見聞和學識，更能鼓勵人的勇氣和奮鬥的精神，真是值得重視的！

他畢生盡力於教育，在清末的時候，曾任貴州學政三年，建設了許多的文化事業，給貴人以極大的影響！至於華北數省的教育，更是他所擘劃的。天津南開學校，便是由他的家塾漸漸擴充而成，他的後人從學校開辦到現在，仍是贊助最力的份子。而他的已故姪子約敏，更是創辦過去南開的生力軍。他在亡任事略的文裏，提到南開學校，曾說：「……且校費奇細，幾解散者數矣，任與諸同志合力支撐，而校風反勝於其初！……」過去的南開學校，幾度因財政困難要解散，當時的苦境，可想而知！但是終於戰勝了一切困難，而成爲今日知名的學府。真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教育發達，學校林立之後，他老並不以此居功，甚且說：「莘莘學子人豔說，吾心功罪未分明！」

當民國八年五四以後，文言和白話的鬥爭很利害，他的朋友林墨青先生是極端主張保持文言文的，但是他却主張文言語體可以並重，不可偏廢的。他壽林先生六十詩上，曾論到文言和語體一層，說的很透徹：「……文言與語體，交攻如對壘，我思宜並存，不必相醜詆，藉曰廢文言，四部當盡毀，數十聖留貽，數千年積累，外人且探討，謂中多要旨，豈有吾國人，反棄如敝屣，語體爲通俗，補助功亦偉，香山所爲詩，可以語灶婢，宋賢著語錄，後人誰敢毀。……」他指出文言和語體的價值，並且說明語體文古人也用過，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而且他的功效也很不小！我們可以知道他的見解，同時更可以知道學問一道，是不可拘泥的。他有一篇流傳

病了臥牀幾天，不得讀書，便很以爲歉，當病好後，給友人林墨青的信中，曾說：「連日以來，一書未讀，一事未作，此心亟待收斂耳。」很可以看出他爲學勤奮的態度如何了！

他律已很嚴，三十歲戒掉吸水煙，四十歲立誓不再飲酒，至於冶游一事，更爲深惡痛絕，曾有一首詩云：「人道罪過是風流，吾謂風流士可羞；慈父義方良友訓，一生恥作狹邪遊。」據他這首詩的註，說他的父親仁波先生，終身沒有聲色之好的，他的朋友陳奉周先生也常對他說：「男女雙方都應當保守着貞操，假如僅責令婦女守貞，男子則在外隨便的縱慾，那一定被人輕視的！」他一生謹謹的記着這些話，從不涉足到妓館裏去。看來一個人品德的修養，固然要靠自己的努力向上，然而環境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他平生極喜旅行，在國內遊蹤徧南北，也去過歐美各國，記得當他歐遊回來的時候，曾有一首詩說：「頻年從人汗漫遊，客中閒度幾春秋，我最親仍禹域，準備西湖十日留。」這首詩充分表現他愛國的思想，他不但自己喜歡旅行，並且教子弟也常常到國內外去，他在「亡任事略」一篇文字裏上說：「……初吾諸子皆在日本，嫂以獨子故，不聽遠遊，任嘗鬱鬱久之，余爲代請吾嫂，俾由近及遠，練習旅行，吾嫂許之，乃從余南遊

一時的教女兒歌，便是用極通俗的白話寫出的。

「國要張四維，禮義與廉恥，人要守四勿，言動與聰視，孔曾道忠恕，孟子道孝悌，東西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從這幾句詩中，很可看出他的道德觀念。他律已很嚴，雖然很小的事情，都很留心。李實忱先生於哀悼他的文中說：「余嘗觀其微矣，盛暑不露髮衣，爲善不求人知，一如其父仁波公之所爲，其繼志也如此。」他的父親仁波先生，是極推崇宋儒的人，在天津做了不少的公益事業，至今仍爲父老所稱述！他有一篇「先父仁波公事略」，記載他尊人一生公而忘私見義勇爲的事蹟，確實令人看了起敬！而他所以品端學粹爲人模範的原故，自然是得力於他父親的教訓不少！他五十歲時，辭去清廷學部侍郎，從此退休，脫離政治生涯，民國以後，袁總統屢次請他出來做財政總長，或教育總長，他都堅決的謝絕了。有一天，忽然政府發給以勳章，他老非常的驚異，曾把他的感想寫了一首詩，題目是伏處日久，忽蒙勳章之寵，悚然有作。詩上說：「脫却朝簪春後春，不夷不惠等閒身，妄擬遺民原未敢，謬加新寵太無因。猶聞此日呼參政（京報記余往來姓名輒呼爲前參政），難免他年誅大臣（參政始終未就，與度支大臣同），極知名器無輕重，祇是何須及此人。」他的清高的品格，已經在這首詩上完全表現出來。

他之交朋友，也足予後生小子效法，便是始終如一的態度，不以朋友的富貴窮達有所改變，的是一個涉足於宦海的人之所難能的，舉他的一件行事，可見其古道之可風。當宣統踐祚之初，攝政王監國，以戊戌政變之故，修怨於袁項城，禍且不測，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壬子朔壬戌上諭云：

內閣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隆加擢用，朕御極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着即開缺，回籍養病，以示體恤之至意。

戊戌之後勢微黨天之袁項城，於奉旨之日，即倉皇出都，當時舊識，無敢與通音問者。他於此時任學部侍郎，與項城為好友，獨抗疏訟官，退還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加斥棄。不聽，他乃即時乞病去官。然而項城為總統之日，他却又堅臥不起，則他對於友道之忠，實足以媲美古人了。

他提倡社會教育很早，他認為戲劇的力量極大！他曾改編過劇本，如「一念差」「一圓錢」等劇本，都經他審定過的。名伶汪笑儂孫菊仙等，都和他認識，晚年并和孫菊仙合攝一影，並且在像片上親筆題詞。有人以為這樣是有失身分，然而他却不覺得怎樣。他雖不是積極的改造社會者，但是他一言一行，確予一般人以很大的影響！在張宗昌褚玉璞橫行直魯的時候，真是暗無天日！他嘗說：「軍閥時代，無理可講，無事可作。」在當時很有些人甘願窮困，也不在軍閥手下作事，便是受他的影響！

他對於朋友，確實做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的地步。在他的著

作裏有不少紀念他朋友的詩文，當他青年時代，和尹激甫，陳奉周，陶仲銘，王寅階，王仁安，趙幼梅，林墨青等，以道義相切磋，學問相砥礪，晚年曾參加城南詩社，與一般知友，時有唱酬。為了進行社會教育事業，和林墨青更為接近，林先生六十壽日，他的祝詩上說：「頭白交如新，過從更密邇，似此耐久朋，人生能有幾！而況君與我，更非他人比！……」有人嘗問過他對朋友的態度，他說：「平生得力杜甫的一句詩，便是：『小心事友生』。」

他總是說：他的詩是無足觀的。實在他的詩純乎自然，不尚雕琢，所以在他每首詩裏，很少深奧難解的句子，而每首詩都情味雋永，引人入勝！我最喜歡他的遊勝芳韻詩，有「未雨喜兩雨喜晴，行行且止止還行」的一句，祇用八個字來描寫動靜的不同，意思的變化，很有趣味！王仁安序他的詩集，曾說：「公詩情真，理真，事真，不塗飾，不模糊，不造作，……」很能說出他詩的價值！雖然他去世已經過十年了，我們現在讀到他的詩文，仍然不由的起一種敬仰的念頭，和良好的印象。

古今第一要目

爰居閣脞談	梁鴻志
記周佛海先生	左筆
雪堂自傳(一)	羅振玉
康有為與梁啟超	經堂
郁達夫與王映霞	易伽
齊白石	許斐
四十自述	朱樸
蠹魚篇(上)	褚冠
談清代的太監	筮堪
談神仙	海鳴
香港追記	夏曼
革命之決心(古今文選)	汪精衛

關於沈萬三 流兮

提起沈萬三，這是誰都知道他是明朝初年跟太祖鬧過玩意兒的一位大財主。他的財據說是靠一個聚寶盆，那是使人莫測高深的稀世古董，能够化少變多，使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天下有如此便宜之事，於是他富了起來，他做了大財主了。可是太祖似也欠大量些，教他助築都城以後，還要把他充軍，結果聽說有二十萬萬多的家產，全部抄沒，這真是一件煞風景的下場。可是煞風景雖然煞風景，「錢」字上面總是使人看得眼紅的，所以現在正還有人想做沈萬三第二。不是嗎？有許多店鋪裏面，還是畫着那個聚寶盆的，把元寶堆得壘滿，紅光不絕地從寶上透了出來。

沈萬三既然被人這樣羨慕，那末拿他的生平來談談，似乎也並非一件「有閒」的消遣。尤其是那個聚寶盆，更須有還牠一個本來面目的必要，我想這也不是一件全無意義可言的事罷！

閒話已完，正文就此開場。

一 名字及里籍

沈萬三是姓沈的，這當然並無問題，不用我來饒舌；可是他的名字和里籍，你不要說我多嘴，可就有了下面幾種不同的問題：

吳興民富沈秀者。(明史高皇后傳)

吳興富民沈萬三。(清傅維麟明書高后紀)

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明郎瑛七修類稿)

古今月刊 (第二期) 關於沈萬三

金陵沈萬三，又名萬山，秦淮大漁戶。(明無名氏張三才傳)

沈萬三秀者，故集慶富家也。(明董穀碧里雜存)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明楊循吉蓬軒吳記)

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清高士奇天祿識餘)

沈仲榮名富，吳縣人，以行三故呼為沈萬三，一名萬三秀。(明小記)

沈萬三名山，蘇州吳縣人也。(明孔遷雲蕉館紀談)

沈萬三家在(吳縣東南)周莊。(明劉昌懸笥瑣探)

吳縣沈萬三。(明無名氏梅園餘談)

吳中沈萬三。(清褚人穫堅瓠集)

以上十二則，稱沈萬三名秀者四，名富者三，名萬山者一，名山者一，餘則均混稱為萬三。既以「秀」為最多，且明史似較可信，自當以名秀為是。可是又有人說秀實為當時縣民等級的名稱，董穀碧里雜存云：

沈萬三秀者，不知其名。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謬云。

則「萬三秀」者，即謂萬戶之三等秀氏，根本乃如混號之類，並非其名。而行三之說，由是亦未必可信，且其字為仲榮，無論為孟仲季，或伯仲叔季，亦非似行三者。這樣看來，倒是以「名富字仲榮」為是了，然而董穀又說「不知其名」，且仔細看富與仲榮，也確有其鉅富附會而來的嫌疑，所以這一說或者也不能成立。至如孔遷雲云「名山」，只是孤說，別無他證，然使人更難置信。所以沈萬三這就是沈萬三，他的真名字現在

恐怕無法再能追究出來了。

其次說他里籍，計吳興者二，南京者三（集慶爲元路名，亦即明之南京。）吳縣者六，則似以吳縣爲是，然而如下文所說：

沈萬三秀，本湖州南潯人，父沈始始德蘇之長洲東蔡村。今南京之會同館乃其故宅，後湖中地乃其花園。（明田藝衡留青日札）

則他正如孟老夫子之三遷，本籍原是湖州（即吳興），父親時代遷居蘇州，他自己後來又搬到南京去了。雖然長洲與吳縣也有分別，不過這終究是個小問題了。

二 聚寶盆及其它

沈萬三的出名在富，他致富的原因，一般說他家裏有一個聚寶盆。至於他的聚寶盆怎樣得來的，那有兩種說法：

沈萬三貧時，夢青衣百餘人祈命。及旦，見漁翁持青蛙百餘，將命到割，萬三感悟，以錢買之，縱於池中。嗣後喧嘩連日，聒耳不能寐，晨往驅之，見俱環一瓦盆，異之，持盆歸，以爲盟手具，初不知爲寶也。萬三妻灌手於盆，遣一銀記於其中，已而見盆中銀記盈滿，不可數計，以金銀試之亦然，由是財雄天下。迨明太祖定鼎，抄沒萬三家資，得其盆，以示識古者，曰：「此聚寶盆也。」（無名氏挑燈集異）

這是一說，謂得之於池中，而功則在百數十小生命的青蛙。
金陵沈萬三，又名萬山，秦淮大漁戶，心慈好施。其初僅飽暖，遇三丰真人，心知其異，常烹魚煖酒，邀飲於蘆洲，苟有所需，即極力供奉。偶於月下野酌，萬三曰：「應愚願以救濟，非有望於富貴也。」三丰曰：「雖不敢妄說輕傳，亦不敢誠默閉道，予已審知子之肺腑，當爲作」

「的沈萬三所傳的。至於上述的聚寶盆，青蛙豈有這樣的魔力？張三丰如果是人，也不應有此荒唐的傳授，傳授之而且居然還能成功。煉丹不過如現在的化學作用，說是能够點鐵成金，無論如何沒有這樣的作用可見，恐怕也不過如現在電鍍之類，用汞在外面鍍上一層白色而已，然而這還是冒充的牌貨，難道當時的人，都可以被他蒙過去嗎？說到這裏，倒使我又想起了下面這樣一個故事，那是說宋人的：

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瓷盃，攜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盃，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盃擲於水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甯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宋吳淑秘閣閑談）

這青瓷盃也正是一種聚寶盆，那末聚寶盆的傳說，宋時原已有了的，不自沈萬三始。本來中國人最喜歡附會，什麼大人物的降世，總是說天上星宿下凡的。富甲天下的沈萬三，既非天上星宿下凡，那末便是人間有一個聚寶盆，讓他「不盡金寶滾滾來」。好像天下的事只靠神力，總沒有所謂人力，所以聚寶盆之說，當然不值得去相信的。然則沈萬三竟用何法以致富呢？那我倒很相信如梅圃餘談「以貨殖起家」這樣直截了當的說法。一個商人，當那元亡明興大變動的時代，置了很多的田產也如梅圃餘談所云「蘇州府屬田畝，三之二屬於沈氏」，那有什麼不可能呢？他怎樣貨殖法我們現在無法知道他，可是以今證古，這是一件極平淡的事，猶太商人哈同不是如此嗎？他家裏何嘗有什麼聚寶盆呢？

三 助築都城

沈萬三既有這樣的財富，他一生便做些什麼事蹟呢？那唯一的恐怕就

之。」於是置辦藥材，擇日起煉，七七啓視，鉛汞各遂，三丰嘖嘖不已。萬三自謂機緣未至，復盡所蓄，并賣船網以補救，下功及半，忽汞走焚，牙蓋皆燬。萬三深嘆福薄，三丰勸其勿爲。夫婦毫無怨意，苦留再煉，奈乏資財，議鬻幼女。三丰若爲不知，竊喜志堅，一任所爲，令備朱裏之衣，招其夫至前，出少許藥，指甲挑微芒，乘汞熱投下，立凝如土，復以死汞點銅鐵，悉成黃白，相接長生。三丰略收丹頭，臨行謂曰：「東南王氣大盛，他日將于役於西南也。」遂入巴中。萬三以之起立家業，安爐大煉，不二載富甲天下。世謂其得聚寶盆，故財源特沛。（明無名氏張三丰傳）

這又一說，謂係張三丰所傳授，而功在鉛汞能使點銅鐵成黃白，與上說完全不同。此外又有一說，雖不言聚寶盆，而荒誕正復相同，儘可作一例觀：

沈萬三名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爲生。一日飯畢，就水洗碗，碗忽墜水中，因按之，不知碗所在，但覺前後左右壘壘如石彈，乃盡取之。有識者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山因以富。或曰，夏日仰臥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欄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爲我守之。」言訖不見，啓視，皆馬蹄金，以此致富。二說不同。（明孔邇雲蕉館紀談）

我是礦物學家，不知道烏鴉石究竟是什麼寶石，而值這樣的大錢。至以北斗翻身，居然可以用布欄盛得一杓，無論如何總是使人好像在聽神話。即使像流星墜下的隕石，拾得一塊，我想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罷！那裏會到天明，竟有老者引人担馬蹄金而來。所以這些都是神話，不是像「人

是助明太祖築都城了。且看下文：

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明史高皇后傳）

命分築南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其工先畢。（留青日札）

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明郎瑛七修類稿）

太祖定都金陵，欲廣外城，而府庫空乏。萬三願各半以築，先三日成，助太祖忌之。（無名氏明小記）

太祖既定金陵，欲爲建都之地，廣其外城，府庫虛乏，難以成事。山願與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太祖酌酒慰之，心實不悅也。（明孔邇雲蕉館紀談）

如上所說，則一爲助三之一，二爲各半以築，三一之說或較可信，各半則未免誇大。然如田、邱二氏所云，亦有不合。按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年九月始建新城，六年八月成。內爲宮城，宮城之外門六，正南曰洪武。皇城之外曰京城，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其中三山即原名水西。如是洪武爲宮城外門，水西爲京城西南門，如何可作起迄？且據洪武京城圖志：「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所謂因舊，乃因南唐舊城。二氏各以洪武爲南門之誤，則此段正是舊城所在，何用萬三助築？國家既以府庫空乏，則萬三助築三一，即助府庫可耳，何必使皇皇都城，定令官商合辦，舉工相競？且既助三一，先三日成之說，根本不能成立。況且三日小事，我想太祖何必小題大做呢？

但除助築以外，還有另一種說法，則事更荒稽了：

金陵水西門有豬龍爲患，相傳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乃止。（清

宋長白柳亭詩話)

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坊墳，下有水怪潛窟，築之復崩。帝素忌沈萬三，命相而大富，召謂曰：「汝家有盆能聚寶，亦能聚土築門乎？」萬三不敢辨，承命起築立基，即傾者再三，無奈以丹金數斤，暗投築之始成，費盡巨萬，因名曰聚寶門。(明無名氏張三傳)

迨明太祖定鼎，抄沒萬三家資，得其盆以示識古者，曰：「此聚寶盆也。」後築金陵城不就，埋其盆於城下，因名其門曰聚寶門。(無名氏挑燈集異)

後太祖碎其盆，埋之金陵南門下，故名爲聚寶門。(明王肯堂鬱閣齋筆塵)

如上所說，一爲水西門，一爲聚寶門，已不知孰是孰非。而聚寶門得名由於聚寶盆，更是附會之至，不知聚寶門外，有一座聚寶山，門正因山而得名。且聚寶門乃舊有，何用築而不就，埋於其下？至於豬龍水怪，碎盆投金，更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只好如宋氏所說「相傳」罷了。

四 遣戍雲南

沈萬三到後來是充軍的。關於他的充軍原因，也有種種說法：

又請驍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明史高皇后傳)

太祖欲殺之，太后苦諫，乃得流雲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湖州。(明郎

談七修類稿)

太祖嘗驍軍，萬三代出驍服，上曰：「朕有軍百萬，汝能備及乎？」

二十萬萬，國庫大充。(無名氏梅園餘談)

富卒，二子茂、旺。明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兩。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爲廣積庫提舉。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訖，但數額爲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戍，籍其田數千頃。(明楊循吉蓬軒吳記)

吳江富士鎮，有沈萬三之婿顧學文，通某序班之妻。序班之兄許爲胡藍黨，遂滅沈顧二族。(清楊復吉夢蘭瑣筆)

這是第三說了，竟說萬三黨於胡藍，而且他的兒子女婿居然也會同一結果。按胡惟庸死在洪武十三年，藍玉死在洪武二十六年，若萬三已黨於胡，何來又黨於藍？難道他真是一個天生亂民胚子，一黨不夠又來二黨嗎？至如楊氏所說，好像太祖定鼎，萬三已經死了，籍沒乃是他的兒子；後楊所說，又好像萬三原本無恙，籍沒乃爲他的女婿；這一筆糊塗帳，我們現在也預備不算了，因爲我們相信萬三的一家，那時怕早已到了雲南了。

三 餘話

關於沈萬三的一生，現在是說完了，不過還有幾則軼聞，爲搜集非易，也想把牠在這裏附錄一下，就作爲本文的餘話罷。

山旣富，築垣周迴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闊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豔冶之花，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香水爲之。垣外以竹爲屏障。垣內起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雜隱於花間。牆之裏，四面疊石爲山，內爲池，山詩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仙區。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

「萬三曰：『每一軍願輸金一兩。』」上曰：「此雖汝好意，然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苦諫，以爲彼富固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殺之，上意乃釋。然亦由此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及，往往曲宥之，後得流雲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湖州。(明田藝蘅留青日札)

帝嘗驍軍，召萬三貸之，曰：「吾軍百萬，得一軍一兩足矣。」萬三如數輸之。帝顧其無困苦狀，由是急欲除之。馬后苦諫，乃讓流南嶺，株連其婿余十舍，亦流湖州。萬三遂輕身挈妻妾而去，委其家資。未幾，命再徙於雲南。是秋，三率踐約來會，同萬三煉人元服食大藥，明年始成。全家共服，皆能冲舉，遂散遊於世，隨時救度。(張三傳)

這是一說，說他因請驍軍而遭帝怒，以致遣戍雲南，衆說大略相同，較可信。蓋萬三富雖敵國，怎麼可以在天子面前也去賣弄富有？無怪太祖說他是亂民，置之於死地了。至於冲舉散遊，又是神仙家唯一的取巧說法，我們可以不用分辨的。

會萬三於蘇州用茅山石砌街逾制，遂逮而戮之而沒其資。(明小記) 適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爲心，太祖謂其有謀不軌心，收殺之，血出盡白；家財入官。(明孔迺雲蕉館紀談)

這又是一說，是說萬三先因築城早三日成，爲太祖所銜，後又砌街逾制，乃至被殺，與上說不同。也許蘇州人不懂萬三已經充軍，所以直截了當說他殺了頭罷，然而「血出盡白」又從那裏聽得來呢？僅此一語，又不能不使人認爲奇談了，難道有錢的人，連血也會與常人不同的嗎？

張士誠稱王，勒萬三資驍軍，又取萬三女爲妃。太祖定鼎金陵，萬三又黨於胡藍，太祖大怒。胡藍誅，遂逮萬三，籍沒水西門外，沒其資，得

異皆在焉。樓下爲溫室，中置一牀，制度不與凡等。前爲秉燭軒，取「何不秉燭遊」之義。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葉雲帳，後置百諸桌，義取「百年諸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爲翼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調，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爲褥，蜀錦爲衾，蠶銷爲帳，極一時之奢侈。(按自秉燭軒以下，皆說牀之制度。)

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至後園，至探香亭旁，有一古梅，白粲鮮美，娘因脫所著金縷衫加於樹上曰：「香則香矣，但少茲豔色耳。」未幾，娘亡。後人見有月夜梅底一美人，著金縷衫，時皆謂麗娘精魄也。山思之甚，每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又作恩鎖臺於家上，置離思碑於中，會稽楊鐵崖所製也。(以上明孔迺雲蕉館紀談)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文與之曰：「煩汝爲我生利，只以一月爲期，初二起至三十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籌之，始知其難矣，蓋該錢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七萬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爲一石，以石計之，亦該錢三萬三千五百四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雖富，豈能盡辦此哉？(明董穀碧里雜存)

看此三則，可知萬三的奢侈，即以一牀而論，也是窮極精巧，異想天開；麗娘且不必說，至於太祖教他一文生利，那不僅是開玩笑，倒是給他一個很好的教訓。

雪堂自傳 (二)

羅振玉 遺著

當時務報開辦之初。不僅草野爲之欣動。輿中如鄂督張文襄公。亦力爲提倡。札飭各州縣購讀。且練兵興學。派遣學生留學海外諸事。以次奏行。及梁氏赴湘。文襄適與談。竟日夜。始知其所主張必滋弊。乃爲勸學篇以挽之。然已無及矣。至戊戌春。康君入都。變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啓。海上志士。歡聲雷動。雖厚者亦如飲狂藥。時江督劉忠誠公。奉行新政獨緩。康君弟子韓某。一日謂予曰。頑固老臣。阻新法尙力。但日即有旨斬劉坤一李鴻章首。以後即令行如流水矣。予驚駭其言。以爲必致亂。乃至八月。而政變之事果作。由是馴致己亥之立儲。庚子之拳禍。國是遂不可爲矣。

方是時朝旨禁學會。封報館。海上志士。一時雲散。農報未經查封。予與伯斧商所以處之。伯斧主自行閉館散會。然是時館中欠印書費。不可閉。予乃具稟呈江督。請將報館移交農工商局。改由官辦。並託亡友儀徵李鶴儕大令(智傳)而陳劉忠誠公。公曰。農報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閉之列。至農社雖有亂黨名。然既爲學會。來者自不能拒。亦不必解散。至歸併農工商局。未免掠美。有所不可。大令爲言。雖制軍意在保全。奈財力不繼何。忠誠乃親批廣尼。令上海道撥款維持。滬道發二千元。時予赴淮安省親。歲暮歸滬。伯斧已將此款還印費。不存一錢。感於時危憤經也。

債充校費。幸一年後。社中所授歷史地理理化各教科。由王樊諸君譯成國文。復由予措資付印。銷行甚暢。社用賴以不匱。方予一身兼主報社兩事。財力之窮。一如予之理家。同輩贊予果毅。且爲予危。其實此境固予所憤經也。

方戊戌新政舉行。溆陽端忠敏公。任農工商大臣。銳意興農。移書問予方法。予謂欲興全國農業。當自畿輔始。昔怕賢親王議興畿輔水利。竟不果行。公若成之。不朽業也。因寄畿輔水利書。附以長函。公閱之欣然。乃先議墾張家灣荒地。而值八月之變。公出任外吏。瀕行遺予書。謂興農一事。朝旨不以爲非。若願北來。當言之當道。必加倚重。予意頗動。尋念去處闕遠。且不知任事能否無阻。乃謝之。時與公未識面。通書問而已。然與公訂交。實自此始。

自戊戌政變。當時所謂志士者。咸去滬。及庚子。北方拳禍起。又復凋集。遂有長江之變。時當事諸人。亦自知力不足。乃隱通海軍。復結沿江會匪爲後援。及大通一敗。漢口未發再敗。海軍袖手不動。而會匪尙居滬上。有湘人李某者。任上海某局文案。亦與聞長江事。懼連染。乃詣江督告密。謂事變由會匪煽動。簿其名以上。且自請捕之。江督許焉。時漢君穰卿主中外日報館。已練達世事。議論日趨穩健。願平日負俠氣。聞而不平。謂會匪誠可誅。然既與同謀。敗而下石。傾險孰甚焉。乃陰資諸會匪。縱之去。某憤甚。於是又以汪某實爲首領告。穰卿時方在白下。不知已遭刊章。其友陶短林觀察(森甲)知之。不義其鄉人所爲。密衛穰卿出險。並以實語江督。某乃接踵去滬。事先。穰卿不以告。恐予阻之。後聞其事。相與歎人心之險。益以危行戒穰卿。此後。予有言不復拒矣。又是年

歸淮安奉母。予以忠誠意不可負。乃舉私債繼續之。於是農館遂爲予私人之資矣。

方予譯印農書農報。聘日本藤田劍峯學士(豐八)逆譯東邦農書。學士性仇直誠摯。久處交誼日深。一日。予與言中日本唇齒之邦。宜相親善。以禦西力之東漸。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日本雖戰勝。然實非幸事也。學士極契予言。謂謀兩國之親善。當自士夫始。於是日本學者之游中土者。必爲介紹。然苦於語言不通。乃謀創立東文學社。以東文授諸科學。謂必語言文字不隔。意志始得相通。乃賃樓數楹。招生入學。藤田君任教務。農館任校費。予與伯斧以農社事繁。乃舉亡友邱君于若任校務。時中國學校無授東文者。入學者衆。乃添聘岡田君(嶺雲)爲助教。上海日本副領事諸井學士(六郎)及書記船津君(辰一郎)任義務教員。授東語。學社乃立。繼是日本亦稱同文會。會長近衛公(篤磨)。及副會長岡子(護美)。均來訂交。日以同文同種之義相勸導。意至誠切。於是兩國朝野名人。交誼增進。

學社初於戊戌仲夏。及八月政變。校費無出。邱君乃去滬。生徒散者三之一。而高材生。若海甯王忠愍公。山陰樊少泉(炳清)桐鄉沈折伯(茲)兩文學。均篤學力行。披於籌類之中。不忍令其中輟。乃復由予舉私長江諸督。與各國領事。訂互保之約。南方幸得無事。然滬上恆舞酣歌如故。一若不知有兩宮蒙塵。北方靡爛者。予乃益感民德之衰。爲之寒心。

是年秋。予方擬措資。將歷年所譯農書。編印叢書百部。充農館經費。款尙未集。鄂督張文襄公。電選予總理湖北農務局。以館事不可離。謝之。公不許。且兩日三電促行。不得已。乃權將館事託沈文學(茲)。擬到鄂面辭。既上謁。文襄問所以堅辭之故。予據實以對。文襄問叢書百部。得價可幾許。曰。約五千元。問印費幾許。曰。半之。文襄曰。農館經費易事耳。五千元所得微。可印二百部。書成。當札飭各州縣購之。君勿慮此。現以鄂省農政相煩。此間設農務局。已三年。並設學堂。授農種兩科。總辦某觀察。不解事。命提調某承任學堂總督。近該承力陳學生竄取。教習不盡心講課。惟誅求供給。非停校不可。我意國家經費。及學子光陰。均當矜惜。故請君任農局總理。兼該堂總督。其即日視事。詳察情形。早日復我。予以力不勝謝。文襄諭以勉爲其難。予既退。提調某。時已改充幕僚。出見。且導予至其室。謂予曰。制軍盼公殷。公此來。當先決學堂事。此堂學生皆收類。不可造就。當以快刀斬亂麻手段。亟停此校。而制軍意不決。君初至。不知情形。故以奉告。予詢以君任任監督幾年。曰。三年。予私念校風之壞。果孰致之。竟侃侃而談。毫無愧心。甚以爲異。復詢之曰。學生不可造就。招某來即爲停校乎。某曰。否否。制軍且以全省農政奉託。予曰。既有總辦。又有總理。不嫌研枝耶。某曰。然制軍以總辦不曉事。專任君。不去之者。以君爲諸生。公事文移不便。故除行公文用其名。他不令干涉一事。且制軍意。欲爲君報捐候選知府。留鄂差遣。俟有此頭銜。則總辦可去也。予益詫爲異聞。乃託彼代予堅辭。某

則堅勸留。予知不得去。乃告以予會捐候選光祿寺署正職。可謝制軍。不必再捐知府。蓋是年先府君辦捐輸。令予報捐此職也。某曰。如此更善。當反報。乃次日公文至。仍是總理。殆以予之職微也。然代捐知府事。則幸免矣。

明日予至校受事。收支委員李某。持簿籍至。則教習農醫科各二人。農科爲農學士美代清彥。吉田某(今忘其名)。醫科爲峯村喜藏。他一人今忘其名。編譯四人某。學生兩科總七十餘人。頗訝學生之少。語譯之多。乃先接見教習。教習謂夙仰先生。今蒞此。某等之幸。以前總辦提調。苦不得見。有事由收支轉達。頗不便。以後許直接運達乎。予諾之。又見譯員四人。中三少年。爲使館學生。能東語。不通中文。舉止浮滑。又一人。年差長。中文略通。性尤陰鷲。又接見收支委員李壽卿。則中州人。出言鄙甚。又一人。爲文襄之同鄉侯某。則掛名支俸而已。已而總辦至。導諸生晉見。總辦年六十許。議論極奇詭。出人意外。宜文襄斥爲不曉事也。予乃逐日接見諸教職員。並上堂督課。且分班接見諸生。戒以開本堂學風素劣。致有請制軍停校者。制軍矜惜爾曹光陰。及國家經費。故命予來此整頓。今與爾曹約。自今更始。當致力學。一洗前恥。有偶犯過者。初次宥之。再次記過。三犯革除。衆皆唯唯。自是遂察校中情形。乃知譯員半爲黨員。且觀其所譯講義。文理均不可通。因詢教員。以學生既三年。何仍不能直接聽講。答以提調嫌第一年課表東語太多。謂既有譯員。不必重東語。故某等礙難違命。但深願嗣後再招新生。必期直接聽講。其言頗合理。且與久處。並無誅求供給事。知以前必收支員託名冒領。提調不知也。學生則以新監督每事躬親。頗具成心。逮半日後。有故能復萌。

育者。必欲強行義務教育。於是各省苛捐日出。民不堪命。謀之不臧。卒陷國家於危地。哀哉。

予自丙申至辛丑。凡六年。初僅歲寄銀幣二百。奉堂上菽水。及庚辛二年。積薪資得二千餘圓。既辭鄂歸。所印農書。亦未請文襄扎發。而銷行甚暢。所得利益。除償本金及維持農館東文學社外。尙贏數千圓。乃悉以償債。不敢私一錢。於是夙逋一清。但質蔣君處之越河田。尙未贖耳。先妣慰悅。移書獎勵。以予久客。獨居不便。遣僕送眷至上海。是年冬。江鄂兩省奏派予至日本調查教育。使兩湖書院監院劉君及畢業生四人爲輔。行時眷屬適至。翌日即行。至次年正月歸。在海東凡兩閱月。

予至海東。東京高等師範校長嘉訥(治五郎)。爲講教育大意一星期。每日一小時。意甚拳。然所言皆所夙知者。逐日參觀大小及各專門學校。甚匆遽。然有當記者三事。一自各省爭派生留學。至是而極盛。人類本純駁不一。復經庚子之亂。東邦浪人。又相煽誘。於是改革之說大昌。如蠅蟻沸羹。一個百和。各省監督畏其勢盛。噤不敢聲。或且附和之。日本外務大臣小村氏。一日密延予至其官邸。謂留學生現象如此。恐釀成兩國之不祥。願諸生來者。補習東語後。皆入高等及專門學校。而日本高等學校。素無取締之例。但不加取締。前途甚可憂。若貴國江鄂當道。不以爲非。當由文部訂取締專條。以免將來發生不幸。予時方以是爲憂。而該大臣乃自言之。予出語望外。允歸爲江鄂兩督言。且謝其厚意。此一事也。二日本貴族院議員伊澤君(修二)。聞予至。來拜。爲言變法須相國情。不能概法外人。教育尤爲國家命脈。往者日本維新之初。派員留學。及歸國。咸謂不除舊。不能布新。遂一循歐美之制。棄東方學說於不顧。即現所行

致記過者。既一月。詳察記過諸生中。有五人。舉止詭異。與譯員往還甚密。意其必三犯。已而果然。遂而論斥退。於是校風日整。乃謁文襄陳二事。一請裁不職譯員。暫覓替人。以後廢除。令學生直接聽講。二請撥地爲試驗場。以備實驗。並面陳自革退劣生。校中安靜。但學風之壞。由於譯員。譯員不去。根株尙存。文襄大悅。令覓替人。且面允撥地馬場地爲試驗場。提調聞之。殊不擇。蓋譯員陰發學生滋事。而又詔事提調。提調不悟其奸。即譯表中減東語。亦譯員爲自保地。提調爲所愚也。予既請易譯員。提調遣人密告之。以示好。於是譯員全體辭職。予立許之。乃電忠憲及少泉代焉。於是教員稱便。校風清肅。其後事起。則所斥譯員諸生等。半在其中。且有爲之魁者。乃知予當日所料。固未爽也。

予自整頓農校後。提調頗快快。蓋忿予不停校以實其言也。致予數上謁文襄。請撥馬場地。皆不得見。蓋陰爲之阻也。予又見凡在鄂任事之人。見文襄皆極其趨承。而陰肆譏諷。無所不至。意甚薄之。不欲與伍。乃於次年暑假返滬。遂再三辭職。時該校管理頗易。營謀者多。文襄遂派員接辦。而委予襄辦江楚編譯局。實無一事。素餐而已。意頗不安。逾歲。遂併謝之。當在鄂時。無所事事。王樊兩君。除講譯外。亦多暇日。乃移譯東西教育規制學說。爲教育雜誌。以資考證。先後凡五年。予始知外國教育。與中國不能一致。外國地小。故可行義務教育。中國則壤地占亞洲之半。人民四萬萬。勢必不可行。故古者四民分職。各世其業。以君子治野人。以野人養君子。而所以化天下者。如春風之長養百物。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悖。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風行草偃。而天下已無不治矣。乃當其時。教育制度是也。其實東西國情不同。宜以東方道德爲基礎。而以西方物質文明。補其不足。庶不至遺害。我國則不然。今已成難挽之勢。貴國宜早加意於此。新知固當啓迪。國粹務宜保存。此關於國家前途利害至大。幸宜留意。予深服其言。亦允歸爲言之當道。並謝其拳拳之意。此二事也。三同文會副長岡子爵。本爲予舊交。一日延予至華族會館相見。至則子爵外。僅一譯人。既入席。謂有祕事相質。故不延他人。乃鄭重言曰。自甲午兩國失和。爲東方之大不幸。戰後日本國際地位驟高。久啓歐人之忌。異日必將有俄日之爭。以日本壤地褊小。可勝不可敗。敗則滅亡。勝亦大傷元氣。萬一竟至啓釁。貴國東三省。當兩國之衝。若中國國勢強勝。則有此緩衝地。日本受庇不小。惟貴國國勢恐不能因此緩衝。兩國開戰。日本爲爭存計。必首先侵犯貴國中立。甲午之役。睦誼已損。何可二而再乎。故非避免戰事不可。今有一策於此。特請君商之。幸許一言否。予請示其策。乃續言曰。我國爲此。與元老樞府協商久矣。竊謂變法危事。今中國日言變法。其得失非可一言盡。以其至淺者言之。恐羣情不便。國勢轉爲之不安。何不由貴國皇帝。遴選近支王公之賢者。分封奉天。合滿蒙爲一帝國。開發地利。僱用各國客卿。以此爲新法試驗之地。變法而善。中國徐行未晚。若不善。則可資經驗。不至害及國本。我國今將與英訂同盟之約。若新國既建。可由兩國提出國際會議。將此新國暫定爲局外中立。惟不可以爲藩屬。將致種種不便。如是則貴國可免變法之危。日本亦可免日俄之戰。實兩國交利之事。此策雖建自本會。實已得天皇同意。若公謂然。請密告江鄂兩督。與政府籌之。但不知君認此爲出於誠意否耳。予乃極稱其策之善。意之誠。謂當力言於兩督。且詢以若兩督謂然。必與公

商進行之策。公能至江鄂否。長岡曰。可。予乃珍重與訂後約。此三事也。有此三事。予私喜以爲不虛此行。王寅仲春。至鄂。密陳於文襄。文襄稱善。並令予先將第三事密詢劉忠誠。若同意。當商之樞府。及予至江甯。謁忠誠。乃亦謂然。未幾。江鄂乃密電日外務部。請訂取締學生規則。及文部頒行。學生大譁。紛紛抗命。致失效果。至保存國粹之說。予著論揚之教育雜誌。暢言其理。於是國粹保存四字。一時騰於家口。乃卒不收其效。文襄定學堂章程。僅於課表中。增讀經一門。未嘗以是爲政本。後學部開教育會。野心家且將併此而去之。致茫茫孤甸。遂爲跡迹之世矣。

三事中。末一事所關尤巨。兩督會商後。會命予密招長岡副長。長岡以病不能行。近衛公代之。予伴至江鄂。而不得與會。久之寂然。不得其故。及日俄戰後。端忠敏撫吳。偶言及之。忠敏曰。近衛到鄂。某亦與議。相商極洽。乃以此密詢榮文忠。文忠不可。遂已。蓋其時忠敏方撫鄂。故知之也。嗚呼。文忠誤國之罪。甯止庚子之變。模稜持兩端已哉。

予壬寅自鄂渚歸。適上海南洋公學增設東文科。吡陵盛公(宣慎)延予任監督。沈子培尙書(會植)爲之慫恿。乃就聘。時校地不能容。設分校於虹口。爲延藤田劍峯爲總教習。諸生勤學者多。成績頗可觀。乃閱二年而遽罷。是年冬。積俸入得二千元。以贖越河質產。於是宿負始清。當庚子十月。先妣六十初度。時至鄂。初受事。不獲返淮稱祝。乃遣奴子寶銀幣二百兩。先妣諭以兩宮蒙塵。且宿逮未了。非稱壽之時。來款給養。足慰兒孝思。異日通負畢償。當爲兒盡一顰耳。至是遂擬歸省。先妣復諭以冬寒。不必遠涉。俟春和歸可也。乃癸卯正月二十四日。以事至吳下。越日得急電。官先妣病。聞之神魂飛越。乃星夜還歸。五日始抵家。

紅樓夢的言語及風格

華 峻

我自幼愛讀紅樓夢，久而彌篤。近十年來努力搜求紅樓夢的諸異本並譚紅樓的書，頗有所獲。可惜辛苦得來的，全在幾年前失去。因而搜集的心思淡了下來，現在朝夕自隨的只是一部家藏的鉛活字本而已。

關於紅樓的書可以說是多極了。編成曲子，衍爲論贊，圖成譜錄，大小小總有幾十種，不過這似乎全沒有什麼大意思。五四前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和胡適之先生的致證出，「紅學」於是乎大盛。而這兩部東西，也的確可以說是空前的傑作。使我們不單以看故事爲滿足的人們大大高興。胡先生的考證使我們知道曹雪芹最初創作紅樓夢的時候是一段段的寫成的，有時後面的事實反而先寫成，而前面的反而還沒有補進。這可以使得我們推測出曹雪芹是先擬定了一個條理清晰的大綱——或者把回目都先擬定也不一定。然後才一塊一塊的向上填，這時候就已經有人向他借了去以快先睹，以致原稿有遺落，使正文八十回裏有所缺失，和前後兩回不相連屬的地方，而且還有未寫成的地方，因爲曹氏逝世而變成殘稿。最可惜的是有幾大段文字都已遺失了。如衛若蘭的射圃，小紅茜雪在獄神廟的一段，「誤竊玉」，「花襲人有始有終」諸文。因爲這種寫作的情形，所以頗令我疑惑一向認爲是高鶚所補的後四十回中，也有些是雪芹的原稿。如一感秋聲撫琴悲往事，坐禪寂走火入邪魔」，和寶釵送酒的幾回。尤其是寶

。則吾母已於發電之日。棄不孝而長逝矣。予肝腸寸裂。撫棺痛哭。府君持予手慰勉。予不能措一辭以對。回憶離膝下七年。往者歲必數歸省。雖不過留數日。尙得親承色笑。獨去冬以慈齡故未歸。豈知遂不及永訣。竟抱恨終天耶。今以垂暮叟咎之身。家國俱亡。海濱視息。未知何日方得侍吾母於地下。去年冬。爲吾母九十冥壽。家祭畢。回思劬勞未報。萬感交集。愴然涕下。今追記及此。又不覺老淚之漬紙也。

喪逾百日。先府君恐予過哀致疾。謂宜速返滬。理校務。不敢違嚴命。乃至杭前。痛哭而別。返滬後。精魄若喪。心如死灰。覺人間事無一可留戀者。方戊戌。朝旨舉經濟特科。湖南巡撫陳公(寶箴)。以予名應。自甄名實難副。本不敢應徵。乃旋以政變中止。及壬寅特科復開。張文謨公及郵傳部尙書張文達公。法部侍郎沈公(家本)。漕運總督陳公(慶龍)。復加薦剡。是年考試。予以居喪故。得謝徵事。是年孟冬。粵督岑公。延予至粵。參議學務。欲謝不往。家人恐予鬱鬱致疾。勸行。予以嶺南景物。爲平生所未見。乃姑往應之。到粵。住粵秀書院。無所事事。惟將南洋公學東文科高材生數人。補官費。留學海外而已。粵東書價廉。乃日至雙門底府學東街。閱覽書肆。適孔氏嶽雪樓藏書。後人不能守。方出售。乃盡薪水所入。購之。予之藏書自此始。歲暮返滬。明春再往。終以素餐爲媿。至暮春。遂託故辭歸。孟夏。購愛文義路地九分。築樓三楹。請先府君到滬就養。府君許之。既至。以谷口蒙。新築狹。乃別賃宅西門外。

續送酒的一段(證據在後面)，這在高鶚自己的話里似乎也可以找出線索來。如「引言」中說：「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繆本及諸家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這裏高鶚所說的「前後錯見」的話，更可以證明我假設後四十回中有曹雪芹的原稿的事。

現在我想回過來先看看紅樓夢的本子，根據胡說，現存的本子大別之有三，即程甲本，程乙本與有正書局的戚(蓼生)本是也。戚本頗近於原稿，是當時的一個傳鈔本。程甲本即高鶚續補成書後第一次木活字印本，程乙本是高鶚取甲本重新改正再排的一個本子。通行各本皆自程甲本出。亞東圖書館的本子本是據通行本校印，後來又據程乙本改排，有汪原放的校讀後記，盛稱其佳。但我却看出其極不行處。蓋汪君以生意眼爲重，當然要稱贊其書，這在普天下的讀者，是應當瞭解而原諒的。不過我們站在純文藝的立場上來看，自然不敢附議，即無論高鶚擅改原稿，如熟師之批課卷，在態度與道德上均無可取。只要拿兩種本子對校一下，看看他的所改的地方，是那樣的不高明，也就可以知道程乙本之不佳與高鶚的不行了。

紅樓夢數百年來，幾於婦孺皆知，而且也已成爲標準的官話教科書，如想學吳語必看九尾龜與海上花然，不只是海內如此，而且已經是國際的了。我最近得到一本，就是曾用了來當作教科書的。在某几回中有詳細的

批注，如第九回「貼的好燒餅」上注云：「彼此交換男色」。本來這些雙關語是文學上極重要的素材，如不明瞭，簡直是要使作品大為減色的。燒餅這名辭，在上海就沒有，其實在北方老鄉的油條攤上，也還是有的。不過已經改稱為「大餅」，昏封為平民標準食品了。至於如何貼烤，一般人不會到攤上實地考查者難免茫然，因而這裏的批注也似乎是必要的了。我買這亞東本，全是爲了要看看這程乙本的本來面目。因爲原本流傳，極爲罕少。除了胡氏外，據說只有容庚先生有一部鈔本，那麼，亞東的流傳，似乎也不爲無益。不過這只可給對紅樓有興趣的人作「備此一格」之用，如果用做普通閱讀，我以為還是不好的。

買來以後，就頗想發高鶚之覆，可以就拿我曾有的一本活字本（據程甲本）來校了一下。也許有人會發笑的罷，爲紅樓夢做校字記，然而也實在是三個有閒之餘，閒不過了。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仁人君子，其各鑒諸！

話又說回來，從頭校起，也實在沒有那麼許多餘裕，這裏只是取出我所素所喜讀的幾部份來校一下，而且特別注意的是「言語」，即對話的部份。這兩回就是第廿六回「瀟湘館春困發幽情」和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辭通戲語」裏「那日正當三月中院」以下的一段。

普遍的看法，高氏的拿手好戲是把「兒」字加上。這本來是藍青官話的特徵。如「花瓣」，在北平方言中讀作花班（清吟小班的班）而作去聲，根本用不到加上兒字。如果以南方小學生國語課上的拉長而讀之者爲準，則豈不「天驚石」也乎哉？「倒在水裏」改爲「攪在水里」，這裏是沒有深切明顯語氣輕重之分。用「倒」，是表示寶玉有些花瓣在兜裏之

與想像，不宜像煞有介事地竟爲訓易也。

「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改「兩隻」爲「一雙」，只令人感到庸俗。「你這該死的胡說！」改爲「胡說了！」校至此處實在不能不有一個吹滿了的汽球用針來刺破之感。

「寶玉着了忙」改爲「寶玉急了」，當時的環境，想來必不若是嚴重，這個例子正合上例相反，一是將重改輕，一是將輕改重，順筆塗乙，全無標的，真令人莫明其妙也。

到後來寶玉反詰：「你說的是什麼呢？」想曹雪芹原意，寶玉只不過白說一句而已，所以輕描淡寫的一說即過，以表示對這位嬌小姐毫無辦法之意，高氏變爲「你說；你這個呢！」大有氣急敗壞，急於報復之勢，當日寶玉必不若是。

下一個例是高氏增加了一個字，結果弄得句意全殊，實在是比較嚴重的。

襲人說的「那裏沒找到，摸到這裏來！」高氏輕輕加了一字於句末，成爲「……這裏來了！」原句是襲人自述，含有抱怨之意。改後則意指寶玉：「哈哈！你摸到這裏來了！」輕易一添，主詞變動，這實在不應出諸通人之手的。

另外在「瀟湘館春困發幽情」一回中，也有不少改動。

「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改爲「都跟進來了」。這很像封神演義上的「定身法」，把活生生的一句句子定得死板了。我常常在寫文章時除非必要，最好避免置「了」字於句末，以免造出死樣活氣的句子來。

故。擇字太輕，如「摺袍端帶」，「攪開不管」，如用作及物動詞，只可施之於薄薄的一張紙或幾片花，若是那麼大的一斗桃花，則頗有些不量輕重了。

以上是一個字的訓易。還有「精彩」的整句刪改，如「好好！來把這一個花瓣歸起來，倒在那水裏去罷」一句，改爲「來的正好，你把這些花瓣兒都歸起來，擲在那水裏去罷。」活動的氣氛完全失去。「來把……」多親熱，多爽快；「你把這些……」簡直變爲少爺對丫頭發號施令。這種地方，實在不能不說是點金成鐵了。

「慌的藏之不迭」改爲「慌的藏了」，這裏是不知道「不迭」這個「辭」在北平是怎麼的活潑地被運用着，如「不迭當的」表示來不及……

下面的一個例子，如果用了「文學史」的眼光去看，倒好像頗有趣。原文的「不頓飯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在曹雪芹原來是用了「浪漫主義」的手法把林黛玉的聰明表示出來，不料高鶚看了有些不可能，於是改爲「已看了好幾齣了」。這裏，高鶚好像是用「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手法改文章。不過和後來的「餘香滿口」地默默記誦的情況有些不合了。如果是只看了幾齣，根據「且聽下回分解」的引誘，還要看下去才是，不應就記誦起來的。

「林黛玉道果然有趣」改爲「黛玉笑着點頭兒」。這裏我有個推測。寶黛二人，平常總是喜歡鬥口的。如寶玉說東黛玉每每愛嬌的說是西。對於西廂的文字，兩人都感到好了。然而還不肯痛快的贊成，只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果然有趣」，這句話有多麼「嬌」？點頭兒，表示心悅誠服，意境不同。這個例子好似寶玉的羞慚的問題；我們其實應當考慮作者的用意。

下面的一個改動是寶玉叫紫鵲沏茶的一段：

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吃。」紫鵲道：「我們那裏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鵲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

高鶚的程乙本把倒茶的兩個倒字全改成了沏字。揣高鶚之意似乎以爲瀟湘館中平素並不預備茶，或只吃開水。等到有客來了，才現沏去的樣子。這似乎是對瀟湘館的一大侮辱罷！或曰：是去沏「新的好的茶」也，殆亦不然，觀後文可知。又吃字改爲喝字，不免俚俗。

其次的一看，情節比較重大了。這是在寶玉背出了那兩句西廂上的話以後：

黛玉登時擦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了！」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樣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

高鶚在第一句「登時」下面，加入「急了」二字。高鶚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總不能把握到黛玉的性格，以爲她一來就要拉拳捲袖地打上一架的樣子。他似乎全沒有過小兒女鬥口的經驗，如果高鶚年青時，家庭環境是如此，那只好「無怪」了；因而下面黛玉所說的話中，開頭的「二哥哥」三字，就爲高鶚抹去。根據曹雪芹後面描寫過黛玉嘲笑湘雲把「二哥哥」林姐姐」念成「愛哥哥」的一看，我們大概可以想像出這三個字出諸小兒

女的聲口，是如何的嬌嫩，而高鶚一筆抹殺，點染出十足的戰爭狀態，我覺得這一種「忍心害理」，實在是莫此為甚。

還有「寶玉心下慌了」一句，把「不知要怎樣」五字刪去，粗心得可惡。「你別告訴去」，改成「你好歹別告訴去」。這和前述所說的理由相同，高鶚是把寶黛兩人間的時常發生的小糾紛，看得太嚴重之故。

我為什麼要費了這許多事來校勘這些文字，對高鶚的文法加以討論呢。那理由除了有關之外，還有就是實在太過高鶚的橫行無忌。依我的推測，高鶚的國語程度，只不過四十分左右，而妄想弄巧，其成拙也當然？不料這些功夫不太空費，在後四十回裏的幾段比較好的文字中對校了一下，再和普通甚至於下劣的一些文字比較，看那一些文字改動多些，結論是那些下劣的文字，幾乎沒有改動，而精彩的文字中，高鶚却曾經大大的「潤色」了一下的。這在「寶釵送酒」的一段裏看得最明顯。

第九十一回：「縱淫心寶釵工設計，布疑陣寶玉妄談禪」中（亞東本第五冊）第二頁：「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吃酒吃菓子就睡了？』」吃酒的吃字改成菓子了。這正與前面瀟湘館一回中改吃茶為喝茶相同。高鶚既然心裏有了一個定義，凡是液體的東西，非用喝字不可，那麼在他自己讀書時，似乎不大應該忽然用上了吃字，等到再板時才改正過來，只能說他是任筆的批改曹氏的原文如此的。

又下面一段「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樣字改為麼字。「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懶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來纏！」（按汪原放原來的標點，在懶了下面加一個驚歎號，作一句讀，大誤；應當是個分句，聯了直讀，才有力。）「省得來纏」改為「省了來纏」，這兩處的改動，全是對話裏的

官話」的拿手好戲，所以不能不使我疑心這一段文字的原文，實在是曹雪芹當日零碎的一段殘稿，為高鶚所剪裁改動而插入了後四十回的。如果是他自己的原作，他絕不會有工夫再加刪改，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語言技術，實在已經可以說是好極了。這些不是空話，看後四十回中其它凡劣部份的毫無若是的刪動可知。

紅樓夢二百年來成爲家喻戶曉的作品，無間南北，當然是因爲它的情節的好。但是另外一方面語言的漂亮，似乎是非道地北方人無從領略。這在看小說專重故事的人們聽來，自然要以爲是迂闊之談，其實大有不然，這些讀者不免有些像如寶山空手回，大大有些失算的。如果真真想作文藝的鑑賞，或研究語言，如黎錦熙先生的從事「巴謾解」那樣的工作，這一部大書是應該仔細玩味的。而且即如自命爲北平語專家的高蘭登，也不免看拗了句法，鬧出前後大相反的笑話來。這裏更可看出這並不是一種細事，可以一筆抹殺者也。而同時我的對紅樓的反覆吟味，有若老先生們搖頭晃腦地在讀韓退之的古文，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辯解了。

「胡適論學近著」中，「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一文的末尾有幾句話：

「我盼望將來有人肯費點功夫，用石印成本作底子，把這本的異文完全校記出來。」我覺得這是很應該作的工作，在文學鑑賞上，致證上，語言學上都有不小的意義的。

★ ★ ★

不十分重要的地方，不過一經改動，語氣即因之而易，觀乎高鶚之喜歡掉京腔，也應該是刪動了原文的。

下面同回第四頁末一行：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釵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釵道：「也沒有。」亞東本在「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句上添「金桂道」三字。推想此處實應有此三字，而原本無，或許是雪芹本來用了省略法，因爲這兒是金桂之間，很是顯然。活字本在此句之旁，有夾批云「此句金桂問也」六字，這可以證明程甲本是原來沒有的。如果是高鶚原作，不該如此疏忽，這更可以證明這一回的傳鈔之迹。

又下面一大段中改動的也頗多（此節係亞東本原形）
金桂因一夜不曾睡，也想不出個法子來。只得回想到：「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釵如何能瞞？不如分惠于他，他自然沒的說了。況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腳，索性和他商量個穩便主義。」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個人？」寶釵道：「倒像是個糊塗人。」原本「不如分惠……」句在如下有我字。「他自然沒的說了」原文作「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索性和他……」原本作「倒不如和他……」，「倒像是個糊塗人」原本無是字。這些改動於原來句意都有移動，除非是高鶚覺得曹雪芹的原文不通，所以改上一下之外，似乎不能解釋作他自己在再版時忽然意見變動。緊接有一句「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改為「你怎麼糟塌起爺們來了？」原句是有些「不通俗」的，一經改動，就變成京話，而且語氣也重了。下面有一句「你這些話向我說」改向字作和字，也是改通常字爲方言字。在小小一段之中，有這許多改動，而且都是高鶚改動，這更可以證明這一回的傳鈔之迹。

內容充實詳盡 報道迅速正確

中華日報

社址：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新中國報

社址：上海河南路三百〇八號

報日大三

社址：南京朱雀路

態度公正嚴肅 編排新穎生動

談明代的妓女

笠 堪

以色藝和肉體來維持生計的人，該是人世間最可憐的腳色罷。雖然在男子也未嘗沒有，但總是女子占絕對多數。在古代，是只有娼妓一種名目的，近則名目繁多，雖則她們不肯以娼妓自居，而法律也並不以娼妓目之；但在我們看來，實質上是一般的。用一個日本名詞來總稱他們，說是「賣春婦」，那就包括盡一切了。

在亂世的時候，「賣春」這一業照例是要特殊興盛的，因為人們就心末日的來臨，都有一個需要刺激的念頭，「世紀末」的瘋狂，使這一業畸形發展，所以許多名妓和可歌可泣的事蹟，大都在這樣的時代中演出來。

人們對於娼妓的態度，一方面在狎玩她們，一方面却又在鄙夷不屑，在堂堂正正的學者之流，大概都是不齒於口的。其實娼妓是全世界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最進步的社會也無法解決得了。若不以狎玩而鄙夷不屑的態度對之，反而用同情和可憐的眼光來對待，或許有解決之一天。但我在這一篇小文中，却並不想高談什麼社會問題；而是由於歷史的癖好，來談談過去的為人所鄙夷不屑的可憐女子吧了。

中國文人肯為娼妓而下筆的，實在是很少。「平康記」和「北里志」，是唐宋的記載了，近代只有「板橋雜記」和「煙霞小譜」等幾種，大都是記他們文人的豔遇和他們的品貌而已；有系統的當作一個問題研究是沒有的。但在西洋，關於這類事情便不少，日本這類著述，有藤本二郎的「

以磨滅的。所以我在這篇小文裏，便以明末的娼妓為中心。

娼妓，和伶人是役之類，稱為「娼優隸卒」，不齒於齊民之列的，其人格之低落，殆似羅馬時代的奴隸，被剝盡一切齊民之權利的。其所以如此者，原也有其悲慘之歷史的。在明代，娼妓分官私兩種，所謂官妓的，便是罪犯和俘虜的後裔。明代的皇帝十兇九惡，對於罪孽的處置，尤為不人道。明太祖得天下後，對蒙古及敵性各國的後人均加以這樣的看管。清王漁洋（士禎）「池北偶談」云：

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順治初余任江甯，聞脫十娘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歷中北里之尤也。

又「三風十愆記」「色荒」云：

明滅元，凡蒙古部落子孫流竄中國者，令所在編入戶籍，其在京省謂之樂戶，在州邑謂之丐戶。

不但朱元璋對敵性後人如此，他的克妻子朱棣（永樂）更為殘酷，靖難之役後，凡建文忠臣之後，無不受他荼毒，大名鼎鼎的方孝孺鐵鉉黃子澄的妻女姊妹均不能免。「教坊錄」云：

永樂十一年，本司彈劾奏：有姦惡鐵鉉家小妮子。奉旨：依都由他。

又「國朝典故」云：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勞大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旋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又「南京司法記」云：

世界性業婦制度史」，道家齋二郎的「賣春婦論攷」和中山太郎的「賣笑三千年史」，獨中國未見專書。想從零零碎碎的材料中找一些來談談，也不無意義的吧！

娼妓的定義，在中外是並不完全相同，舉東西洋兩個例，歐洲伊凡普洛博士說：「娼妓是一個男的和女的，把他或她自己賣給許多人，以滿足他們的性慾，並不加選擇。」他的定義中，還包括男娼在內。日本性學專家青柳有美說：「賣淫婦者，因為性的亂交，而得自己或他人生活費之全部或一部份之女子。」青柳氏雖然忽略了男娼的存在，但於賣淫的制度和目的都說得很清楚。這兩種定義雖在東西洋可以適應，也包括中國一部份下級的娼妓在內，却不能應用於中國全部的娼妓，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娼妓，是以實行性交為中心，而中國人却以娼妓為一種藝術的交際，性交是放在第二步的。所以中國人到妓院去的，並不專為性交，而是去飲酒賦詩，去消心中塊壘，去預備應試的文章。雖然，這些都是古人古事了，溯自歐風東漸，這種流風餘韻，久已不見，感嘆之餘，我們還是來談談古事吧！

談起古代的娼妓，我們就會不期而然的想起明季白門的秦淮河，那多少少熱情奔放的少年文士，個個通曉翰墨的名妓，陪襯着甲申乙酉之際的一個大動亂時代，多少悲壯激昂的英雄事蹟，多少綺旖風光的兒女情事！雖然時至今日，已隨時代以俱去，但印刻在讀史者的腦海中，是永久難

永樂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題：卓敬女楊奴牛景劉氏合無照，依禮昇妻韓氏例，送洪國公轉營養宿，又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秦婦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奉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又奏：黃子澄妻生一小廝，如今十歲，也奉欽依都由他。

其他靖難忠臣之後人，發入教坊，淪為官妓受盡踐踏者，不可勝計，真是明代最苛虐的稅政。

明初承唐宋之後，盛行官妓，南京建有十四樓，即為官妓薈萃之地，凡是士大夫官吏飲宴，是可叫官妓前來答應俯觴的。國家且徵收娼妓稅，號曰「脂粉錢」，像現在的「花捐」一樣。所謂「私娼」，殆於明中葉才盛行起來的。謝在杭（肇淞）「五雜俎」云：

今時娼妓滿佈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而京師教坊官收其稅錢，謂之「脂粉錢」，隸那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迹公庭，而常充初里閨，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好者，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

宣德年際，私娼已漸發達。然真真入於繁盛之時者，總在萬歷以後。蓋神宗晚年倦勤，政事荒廢，士大夫習於嬉遊，一較質利之徒投人所好，娼妓遂應時的發達起來。

凡是私娼，和受壓制及強迫的官娼自然有不同之處，便是她們非以色

藝來取悅於人不可，所以明季的妓女除於普通酬對之外，總得習有一種技能，凡是供高等人士玩弄的，最妙莫高於詩文，因為酸溜溜的士子，碰到文雅端的女妓，便非於拜倒之餘再到處揄揚不可，這樣才會大紅大紫起來。據潘之恆「畫史」上說：「當時京師妓女有文狀元武狀元之號，有薛素素者尤擅名一時，名動公卿，都門人士都為之避席氣奪，其人除於冶容之外，更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速，各具意態，又善馳馬掠陣，能以兩彈丸先後發，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又置彈於地，以左手持之向地，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身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絕技關關，亦青樓中少有者。」薛素素蓋是北妓，故於詩文以外，更益以武技，若南方名妓，便沒有這等作風了。

至於下等階級的狎游，則風氣益下，僅在路旁設窩子，開幾個壁洞，娼妓則探處其中，使過路的人就窺窺之，合意則投幾文錢，便可成交。這種風氣，據「梅園餘談」所記，明中葉已開其風氣。據說現在山西等處，還存此風，真有些不齒士君子之口，在這裡就此打住。

明季的娼妓事業，當推南都為中心，其地北招維揚，南徠姑蘇，再加上秦淮舊跡，遂成為徵歌選舞的勝場。永樂遷都以來，南京永平遠二百餘年，不見兵革，於是仕宦者誇為樂土，游談者據為勝地，從萬歷到清兵南下，所產生的名妓，有朱無瑕、鄭無美、馬湘蘭、趙令燕、顧眉生、董小宛、下玉京、寇白門、柳如是、李香君諸人，記述最詳的典籍，當推當時時名士余濬心（懷）的「板橋雜記」，他說：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靡之鄉，流風浪子，淫淫同人，往來遊戲，先生每以科學的方法，用年代的推算，知道兩者決不是一人；然而這樣一來，董小宛也隨之名傳不朽了。近年來上海的電影和話劇，似乎還應用這件故事；雖然浪漫得很，但於事實相去究已甚遠了。

陳圓圓和董小宛之次，身世事跡相同者，為柳如是與顧眉生，柳如是嫁錢牧齋（謙益），顧眉生嫁張鳳之（鼎學），都是清初的貳臣，而提倡風教，獎掖後進，兩人又多相同。柳和牧齋的遇合，「絳雲樓俊遇」說得最詳：說柳「本吳江盛澤鎮名妓徐佛養女，原名楊愛，色美於徐，而綺淡雅淨亦復過之……竊自負，習探博學好古，為贖代逸才者從之。聞虞山錢學士謙益者，為當今李杜，乃駕舟來虞，為士人妝，坐肩輿，造錢投謁，易「楊」以「柳」，易「愛」以「是」，刺入，錢辭以他往，柳於詩內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詩大驚，訪柳於舟中，則嫣然一笑，因出七言近體就正，錢心賞矣。視其書法，得虞褚兩家遺意，又心賞焉。相與絮語終日，臨別錢語柳曰：「此後即姓柳是名相往復，吾且字子以如，為今日麗照。」柳諾，此錢柳合作之始也。後來牧齋喪偶，就和柳正式結婚，為絳雲樓以居之，聚書萬卷，嘯吟其中。他們夫婦名位之高，當時殆無出其右者。

顧眉生名眉，號橫波，余濬心「板橋雜記」說她「莊妍麗雅，風度超羣，髮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為南曲第一。家有眉樓，余嘗戲之曰：「此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修禪，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袿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美顧家廚食品，差擬都公李太尉，以故故安眉樓者無虛日。」

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揚影外，片玉盡中，秋笛頻吹，春鶯乍轉，雖宋廣平鐵石為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

看他這樣的渲染，則明季南部煙花的盛況，不難加以想像的了。

欲為名妓，必先自幼教養而成，故籍此實利的人家，每留養許多養女，以備將來「搖錢樹」之選，即親生女兒，也有作此勾當的；在揚州，號稱「瘦馬」。即連崇禎最寵幸的田貴妃，係田安遇之女，也是這樣的出身，可見當時娼妓風氣之盛了。所以後來由秦淮妓女出身的陳圓圓，入宮見候，即和田貴妃大吃其醋，才落在吳三桂手里，而造成一「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借兵滿洲之舉，明社因之以屋，可見得其中的因果，實在有不少的關係。

當時名妓中輩份較早的，當推馬湘蘭，馬字守真，輕財好俠，工詩善畫，和當時名士王伯穀（穉登）最要好，伯穀年七十餘，馬妓亦五十，還是纏綿非常。在我們看來，不免有皮膚起粟之感，而他們正自以為名士佳人呢！伯穀致其詩云：「輕錢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諾如邱山，紅粉李布。」（見「列朝詩集」）推重如此，可想見其為人了。

次之如陳圓圓董小宛兩人，一有吳梅村的「圓圓曲」，一有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為之渲染，遂傳誦於萬人之口。圓圓以一介弱女子，出入宮掖，顛倒名王，使一代之興亡，繫於其身，真可以顧盼自豪了。然其結果則不免年老色衰，為比丘尼以終；但較之吳三桂敗後之被籍，已較勝一籌了。

董小宛名白，自歸冒氏民後，早天，同時清順治帝也因董鄂妃之死而有祀髮出家之傳說，因而附會成一，吳梅村「清涼山讀佛詩」中有「可憐千里外，空寄無顏色」之句，是更為後人所稱頌。最近人志心史（載）後眉生嫁合肥張芝麓，贊歎其美技文士，而眉生依之，更輕財好客，其聲名足和柳如是相抗手。

其中以巾幗英雄著聞者，為李香君，清雲亭山人撰「桃花扇」傳奇四十齣，極悲歡離合之致，即敘李與侯方域（朝宗）事，「板橋雜記」記其人的容貌云：

李香君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賦無雙，人名之曰「香扇墜」。李麗貞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聞阮大鈺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鈺恨朝宗，羅織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

李香君之作，真不愧巾幗英雄，為女兒生色不少，一經桃花扇為之渲染，更覺明季女子之秀氣，都鍾在秦淮河上了。

同時的著名妓女，尚有下賽，字玉京，欲嫁當時名重一時之詩人吳梅村（偉業）未果，後出家為女道士，今「梅村詩集」中有「琴河感舊」四律，即咏其事，纏綿細膩，殊屬可誦之作，詩云：

白門楊柳好藏鷗，誰道扁舟蕩葉舟；
金屋雲深香谷樹，玉杯春暖向湖花；
見來學避秦關鳥，近處疑鳴響鑼車；
知悔石城吹笛夜，青鸞容易別蓬家。

油壁迎來是舊遊，尊前不出背花愁；
綠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却羞；
故向閑人偷玉筋，浪傳好語到銀鈎；
五陵年少催歸去，隔斷紅橋十二樓。

休將消息恨層城，猶有羅敷未嫁情；
車過掩簾勞悵望，夢來搗袖費逢迎；
青衫顛顛賴卿憐我，紅粉飄飄我憶卿；
記得橫塘秋夜好，玉釵恩重是前生。

長向東風向畫闌，玉人微嘆倚闌干；
乍地錦瑟描難就，小疊瓊箋墨未乾；
弱葉懶舒添午倦，嫩芽嬌染怯春寒；
書成粉墨憑誰寄，多恐蕭郎不忍堪。

據梅村詩中的描繪，則下玉京之風神與婉變之態，完全活躍紙上了。當時的風尚，一洗胡元及明初之陋，所稱名妓者，必須於體態容貌之外，益以所居之處（大都是河房）清潔幽雅，更須精通文學藝術。據「板橋雜記」所載：顧眉生通文史善畫蘭，所居有眉樓，「綺牕秀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簾馬丁當」，下玉京則「知書，工小楷，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嫵娜，一落筆十餘紙」，「年十八游吳門，居虎邱，湘簾架几，地無纖塵」。舉一二以概其餘，則可知她們的學問與居處，實是用以招徠的工具，不僅是只以容貌爾對取悅於人了。她們所作的詩，雖無十分斤斤，但體態之美是有的，茲錄「兩首詩集

蠹魚篇 (下)

前段所提及的駱浩泉，也是一位橫通的專家，「書棚主人駱浩泉年七十餘，幼從曾文正莫獨山諸家販賣舊籍。眼見北宋本二百餘種。輯有板本格式二十本，蓋賬簿也。為江建復攜去，據撰宋元明本行格表。」江標的書收在靈巖閣叢書中，為向來談板本者必備之要籍，不料却係轉販於橫通大家，近來圖書館學的書報里，行格表的發表時有新者，蓋即師駱氏遺意耳。

歷來的藏家，談到書的劫數大抵總不外乎「水火兵蟲」幾種。其實，這些是太不夠了。仔細想來，書所遭逢的厄運總不外乎自然和人為兩種。而其中無疑以人為的禍患為最烈。其實，這也並非要鈔襲聖人的「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的老話，實在的情形本是如此。「水火蟲」三種，看來是自然的力量了，然而也各有避免的方法，更何況歷來所傳為神話的「天火」，往往是希圖滅迹的把戲。虞山孫慶增氏著有「藏書紀要」一書，黃葉圖刊入「士禮居叢書」中。全書分購求，鑒別，鈔錄，校讎，裝訂，編目，收藏，曝書等八則。內容非常切實，文章也明淨可喜。黃丕烈氏稱之為「真知篤好者」，大概是不错的罷。書中前面幾則是搜訪者的責任，而後面幾則則專講保存了。談到書的裝訂，真是研究得細極了。如關於蠹蟲的防止云：「書套不用為佳，用套必蛀。雖放於柴檀香楠匣內藏之

」等書略錄數首，以見一斑：

金白銀王仲房沈嘉則九日醴金會飲賦詩見贈即席和答（趙燕如）
少小秦樓學燕飛，楚雲浙水見應稀；
折逢此日重陽酒，還整當年舊舞衣；
結束自憐非趙俠，歌妝無復夢南威；
勸君未醉休稱醉，但插黃花送客歸。

病骨淹長晝，王生曾見憐；
時時對簾竹，夜夜集詩篇；
寒雨三江信，秋風一夜眠；
深閨無個事，終日望歸船。

送王仲房南歸（趙彩姬）
暮雪江南路，孤城尊酒期；
殷勤折楊柳，還向去年枝。

秋水春水涉暮愁，船窗笑語還紅樓；
多情落日依蘭棹，無籍浮雲傍綵舟；
月魄歌蘭尋屐尾，風床書聽覺搔頭；
五湖烟水常如此，願逐鷗夷泛急流。

像這樣的詩才，求之今之賣春婦，恐怕渺不可以求的吧！這倒並不是妓女本身之退化，而是嫖客嗜好的不同；明季正是士子得志的天下，因此妓女們不得不練習這一套來迎合其所好了。

自從清兵南下，秦淮歌舞頓衰，其後雖再度崛起，但已非明季全盛時代的一副面目，我也就不再贅述了。

楮冠

亦終難免，惟毛氏汲古閣用伏天糊裱厚裱料壓平伏裱而用酒金墨箋或石青石綠棕色紫箋俱妙。內用科舉連袂裏，糊用小粉川椒白礬百部草細末，庶可免蛀。而偶不檢點，稍犯潮濕，亦即生蟲，終非佳事。」這里，很可以看出一點科學的方法來，是很有趣的事情，「編目」裏邊所講，大多與現代的圖書館學有相通處。「收藏」一則里講到書櫃應用什麼木材，建築要通風等點，關於防火一點有云：

「古有石倉藏書最好，可無火患，而且堅久，今亦鮮能為之。惟造書樓藏書，四圍石砌風牆，照徽州庫樓式乃善，不能如此須另置一宅，……小心火燭，不致遺失，亦可收藏。若來往多門，曠野之所，或近城市，又無空地。接連內堂廚竈衝衝之地，則不可藏書，而卑濕之地，不待言矣。……櫃頂用皂角炒為末，研細，鋪一層，永無鼠耗，恐有白蟻，用炭屑石灰鋪鋪地則無蟻。」然而後面也不免有什麼「供血經於中以辟火」之類的瘋話，然而一想起孫君出生當二百餘年前，也大可不必深責了。降至近代，那防火的法子是更完善了。用鋼骨水泥作書庫，鋼鐵作架。還有什麼自動的防火裝置，可以防避「天火」的來襲，似乎是「可策萬全」的了，然而，炸彈之來，也究竟還不能不化為灰燼。每回念李盛鐸氏捐給南大的「木齋圖書館」，終不能不為之痛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話是

定命論式的陰暗的絕望之辭，然而我們也正可以從這話當中看出反抗的光芒來。

書籍的火災，似乎應當推秦始皇為始作俑者，清初錢牧齋的經書樓的一炬，更是著名。水災則可以舉個現在的例子。據說北平圖書館的善本書運往內地時，曾因沉船損失了不少。而推想就是撈起來的書，大概也都變成餅子狀的紙磚，這大概不能不歌頌運送專員們的德政了。

關於古籍的毀滅，更有不少是有意或無意的摧殘。如「江唐別錄」所載：「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書萬卷，鍾王墨迹尤多。城將陷，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這種「全有或全無」的絕對精神，的確可驚。俗語云：「曾經滄海難為水」，觀乎此，則對於過去故宮守吏的偷竊一二王氏小卷，也就大可不必就嘲了。

而自「打倒迷信」之說流行以來，一般志士往往手執挺杖，打倒佛像，焚燬廟宇。其志固可嘉，然而這辦法則未免還有商榷的餘地。

「又，當民國十七年間，某機關要提倡民眾教育，而將德州某寺的一間密封之圖書室——自明景泰左右封密到今——打開，將其中半成蠹爛狀態之圖籍，在庭前生了一盤火，一冊一冊的燒燬掉。後來，發現其間有完好者；有人說，可賣錢；方才留下來，整堆的以賤值售給了書賈。」（郭源新：保衛民族文化運動。）這種舉措，似乎除了金聖歎臨刑時的「痛快」之說外，不能更贊一辭了。

這里，我想回到開頭所引用的老錢的一首詩來了。那詩裏所提的柳家影射書商家，而也就是海源閣的主人。海源閣藏書的流傳授受，在詩的

在海源閣內。王獻唐君有所記載，已經是匪徒後視察所得了：

「見其書籍零落，積塵逾寸。宋本史記，殘餘一冊。宋本成淳臨安志，殘餘二冊。均散置地上，與亂紙相雜。字畫碑帖，僅餘軸木夾板，中心多被撕去。楊至堂圖像一軸，撕裂如麻，投置几下，黃莢圃手校宋本蔡中郎集，竟以拭抹鴉片煙籤，塗污滿紙，其家人并謂匪徒每以閣上書籍放火。舊書不易燃燒，竟憤言『誰謂宋板書可貴』！因此均以毛頭紙印之，並不蘇火也。」

這種瘋狂的舉動，直無異於中古的黑暗時代。匪才退，到十九年春，又因政局突變，聊城遂又陷入匪手。這次舊地重遊，自然更要加意的玩一下了，於是再往看時，則「楊宅已不見一人，院內室外，書籍滿地，廁所馬廄，亦無地無之。院內書籍，盡為大雨淋爛」了。（見劉階平君文）

這種舉措，出自土匪手中，自然毫無可怪，因為這多少還表示着一些變風之遺留。不過土匪本身並不懂板本，想劫掠，怎樣辦呢？只好借助於清客，這里似乎不能再稱為幫閒或幫忙，按例稱為「幫搶」罷，又似乎不大像，實在我也想不出什麼好名字來了。

「聞其損失情形，在土匪佔據聊城時，日常以楊氏書籍出售，購者隨意予價，略不計較。有時割裂包物資飯，或帶出作枕頭使用，但仍不及百分之一，以楊氏藏書過多故也，及王冠軍以其新編之軍隊入城，索檢楊氏藏書美富，價值又昂，即從天津請一書籍古玩專家，號稱「九爺」者來聊，盡檢善本及一切有價值之書籍碑帖字畫，囊括而北。同時以窩匪名義，竊搜城內外居民，凡私家書帖古玩，亦為之一網打盡。并聞楊氏宋本成淳臨安志八冊半餘，為土匪帶入民家枕頭。後以王軍搜查，恐遭連累，即將

首兩句裏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清初的有名的藏書家，如汲古閣，天一閣，聲雲樓，都有極豐富的收藏。汲古閣頗似現在的商務，它最大的業務還是刻書，至於收集古書，不過是副業，像涵芬樓；稍不同者即汲古閣的古書秘本也都標價出售而已。李滄葦，錢遵王，士禮居黃丕烈氏，藝芸精舍的汪闡源氏，也都是繼錢毛的藏書者。不過詩句因為協韻關係，次序稍有倒置，這四人中遵王最早，黃氏，季氏，汪氏次之。道光間，聊城楊汝堂河督得汪氏之書，載歸東魯。子協卿又在北京收得怡府樂善堂舊藏，藏書遂益臻美富。洪楊之役，至堂更得鐵琴銅劍樓所散出，與鮑氏知不足齋，錢氏紅豆山房，秦氏石研齋的書。「南翟北楊」，成了鼎足之勢。其他陸氏的函宋樓，丁氏的八千卷樓都不足與比。而陸氏的書，也被日本靜嘉堂文庫以十萬元購去，所以海源閣已經可以稱為國內的唯一的大藏家。不過，那種不使人見的情形，也真厲害。據傅沅叔所說，似乎只有柯鳳孫曾去一看。而江建霞也曾經看了一下，發了些牢騷：「昔之連車而北者，安知不攜載而南」。這一下傷了主人的心，於是更要重樓深鎖了。

在王幼選刻四印齋詞的時節，曾經和海源閣發生過一段淵源，也似乎是楊氏藏書與讀書界發生的唯一的關係。那就是延祐雲間本東坡樂府與大德廣信本的稼軒詞的借刻，王幼選會稱讚說：「余復從楊氏海源閣段刻以行，三百年來，合併如故，洵乎藝林佳話，而風阿善與人同之量，亦良多矣。」

這里所提起的風阿，就是協卿之子名保彝的。在他的一生，藏書並無大增益，只是守成，不料傳到他的族子敬夫手里時，就來了空前的浩劫。

臨安志火焚，并將書海劈碎煮飯。余前往勸查，僅見臨安志二冊，書商尙存；此大忽又增出四冊，頗不可解。……所謂「九爺」者，居聊城月餘，始終不露姓名，但知為天津籍，身長清癯，唇有黑鬚而已。」

這種敘述，倒很可以拿來做為傳奇小說讀，很有神祕詭譎的趣味。這里，我又要想到現在，據說有人就聘請了兩位九爺似的人物，月薪數百元，另支車馬費，專門在各處搜書，如果買到善本他們還要照市價收進，也有地位相當高，口呼保存，而實際上却是為美國人收書，賺取利潤者。茫茫天壤，處處皆是「九爺」的化身。返顧中國的古舊文化，這將涸的源泉，正好像為一個大大的黑影子在暗中吮吸，殊不勝其危懼之感。

然而真正的「九爺」，在海源閣內，不露姓名，只管收書，想來總不會發過什麼議論，倒還直爽的可佩。只是這些變相的「九爺」，如魯迅先生所說的蚊子，在吸血之前還要嗡嗡的發一大篇議論，他真使人不舒服。

這雖然是匪亂，也可歸入兵災里去。因為在中國，這界限是一向分不大清楚。不見王冠軍一入聊城，就要向四鄉搜查民居有無窩「匪」了嗎？是兵是匪，老百姓那里還弄得清楚。

再有，古書的災難，據我看，要推清朝的文網了。因為是無聲的，寓禁於改，用的是老練的策略，所以也更厲害，所謂「積毀可銷骨」者就是那涵義，在魯迅先生以次，已經有不少人談過了，所以這里姑略之。

這里，另外一個在我認為是古書淪亡的原因的，就是所謂粗製濫造的坊本了。這在前幾年的中國，就有一批一折八扣的書和什麼珍本叢書，充斥於市場，吸收了大眾的注意。近來是變為五彩封面的出品來獨霸大眾讀物

的市場了。如果以為這些不過是近年來的產物，那就大錯而特錯，原來這是「古已有之」的了。紅樓夢里寶玉忽然覺得不自在了，若燻就買了些飛燕合德武則天外傳之類來給他。這就是那時的一折八扣書，若燻絕不會走進那時的商務印書館去買什麼景宋本的。在明朝，這種東西就更多，戲曲小說，五彩春畫，盛極一時。流傳至今，金瓶梅詞話高登北平圖書館之寶座，風流絕暢圖則僅見日本翻印本，變成了寶貝。在當時一定是一折八扣書，不然何以藏家都不收？這原因只要看見現在的藏書家何以不收一折八扣的三笑類緣就可以知道的，如果誰大批的買進這些書，藏之名山，五百年後，一定漲價有如今日之明板小說。不過這計劃又太紆緩了，投機家大概是採用不用的。

再上推至宋元，那時的一折八扣書就是所謂「麻沙」本。在初白有詩云：

「江西估客建陽來，不載蘭花與藥材；

粧點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販書回。」

朱竹垞亦有句云：

「得觀雲谷山頭水，恣讀麻沙坊里書。」

那時的麻沙，羣肆彙集，有如今日之文化街。因為福建的木材質不堅韌，所以利用了來馬馬虎虎的開板，求速售而不求久遠，所以一般投考指南之類的東西，多在麻沙產出，成為學子的必需品。同時也有一批詩文集的廉價本在出售，宋朝的高等刊書處在蜀中，是因為蜀地的木材非常好的原故。黃庭堅「雲夫帖」云：

「麻沙坊里，無日不有，本時時探訪者稱本與之，此皆書

失策。遇清注本最便讀者：如查古本必不可得，也應取較善的本子罷！

還有一句頗普通也頗實在的話，是「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那是說明朝人最喜歡改頭換面的把古書亂刻一通。最奇怪的是毛氏汲古閣中多藏秘笈，而所刻者多不取所有最精之本作為底本。這也是為了保持他的藏書的「秘性」，是一種佔有慾的流露。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喜藏書而又喜刻書的。所刻的「棟亭十二種」，非常罕秘，號為精刊，而且也有過影印本的了。不過經人校對之下，就發現錯誤之多不可想像。真是草明其妙的事情。

然而這些還究竟是較小之點，雖然也足以使古籍逐漸淪亡，但比起遭逢國難的損失來是少得多了。歷史上所記，每逢異族來侵，那國人的顛沛流離之狀，真有非人間的況味。為患最烈的不能不推那趙宋的一幕了。金人薄河南而南，河北的居民逃難的苦況，在李易安的金石錄後序里有詳細的敘述。李清照與丈夫趙明誠是一對文學夫妻——如果可以用這樣的話——她們在青州時，喜收書畫，相與賞玩，自以為「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靖康二年春，明誠奔母喪於金陵，半棄所藏。其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火其書十餘屋。」（癸巳類稿易安居士事輯）。又引易安金石錄後序云：

「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書畫溢箱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必不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圖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有監板者，圖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尙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艘渡淮至建康，時青州故第尙遺書冊竹物用屋十餘間

也，頗校正其差誤矣。但未下筆作序，序成先送成都開大字板也。」

蜀大字本的史書，至今猶為人所矚目。是宋槧中的精本。麻沙本則不行。宋朱或的「萍洲可談」里記有笑話一則：

元符初，杭州府學的姚祐教授考試學子的易經義，題曰：「乾為金，坤又為金，何耶？」題目出，學生大嘩，挾了當時教育部審定的監本易經去質問說：「恐怕先生所看是麻沙本罷？」監本上是「坤為釜」。

這事說明了麻沙本在當時的地位。試想，現在的考試院長如果用一折八扣本的四書為根據來出題，學生大概也早就鬧反了。

日前曾和友人談起這點，他要對我這個論點提出保留。說是不可輕視了「坊本」。我自然也不反對。不過我們要求更加謹慎些。那天，我在友人案頭拿起本「詩人玉屑」來翻翻；不料遇到了這樣的妙文：「五絕如二十個賢人，着一個屠沽，不得……」這位標點先生大概是個自由主義者，硬要拖這位屠沽先生與賢人共坐，想來他一定有些受不了。於是鬧得我也有些糊塗。再看封面，這正是「國學基本叢書」之一，是專為我輩「東髮小生」預備的，嗚呼，是亦如何得了乎？

再說那久為士林所「贊歎」的四部叢刊罷，也的確有些不行。李商隱詩集是採用了江安傅氏雙鑑樓的明嘉靖本，一看那無序無跋無目的神氣，就可以斷定是當時一折八扣本之一。而誤字更不知有多少。「一春夢雨常飄瓦」錯成了「一春猛雨」，看到這最喜歡的一句詩時，真不知是何感想？其餘如「嵩雲秦樹」誤為「高雲」，「誰省」誤為「誰雀」。「雀雀西飛」一首「漢宮詞」兩見，是非常壞的一個本子。李詩宋本不可得見，別的較佳的本子不能一定說沒有，現在在吳興專政校遺本本子，可說是大大小小，期明年春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遂為灰燼。」後又述轉徙流離，不能不再去書物。「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自抱負與身存亡勿忘也。」

及奔至明誠所，明誠已病革，遂死。易安無所之，後又傳江當禁渡，乃急奔至洪州。「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言行李），獨余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又唐寫本書十數冊偶病中把玩在臥內者獨存。」

後又因虞勢叵測，轉奔行在，隨帝舟以轉徙，終至杭州。又為人妄言有頌金之語。易安大怖，「不敢留家中，並寫本寄刻。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李將軍家，惟有書畫硯墨六七篋，常在臥榻下，手自閉合。在會稽十居士民鍾氏宅，忽一夕穿壁負五篋去。余悲痛不欲治，立重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萬計求之，其餘遂半不可出。今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餘一二賤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更散，輒校勘二卷，題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易安的身世的飄零，遭時之多故，在這篇後序里細細寫來，委宛動人。吾輩生當衰世，自然更能有同感，我之所以不憚煩，縷縷敘述此文，蓋亦欲使讀者有所警惕，不只是看看舊聞掌故就便了事耳。

（完）

胡文虎與星島日報 夏曼

香港陷落之後，鼎鼎大名的胡文虎就聲明願把他的星島日報貢獻給和平運動，據聞當香港日軍總司令酒井中將在香港宴請當地聞人名流時，第一個到場者是胡文虎，第一個起立致詞者也是胡文虎。他的演詞是：我是胡文虎，不但我本人非常贊成和平，連我的祖宗也是早講和平的。胡文虎的祖宗是誰，曾向那個友邦講過和平，記者無暇考證，只想在這裏略述一些星島日報的往事。

星島日報發刊於二十七年夏，第一任總編輯為樊仲雲，編輯有詩人戴望舒，小說家穆時英，畫家張光宇，可說人材濟濟。可是樊君的總編輯報未出版即已去職，原因是和虎子阿好哥不甚相得。阿好哥當時年方弱冠，已任星島經理，勤儉有餘，學問不足，不但不知道禮賢下士，簡直有點無理取鬧。樊君不安於位，只得相應下野。

繼樊者為祝伯英君。此君能言善辯，圓活勝人。同時原在香港申報的馮列山君往任該報主筆。經此一對呼哈的加緊籌備，星島日報乃於八一三創刊。事先租電車一列，兩旁綴以電燈，廣告煌煌，行駛全市終日。這是香港的廣告方式，大規模商店開幕時類用此，非廣告天才胡文虎的特創也。

星島出版之初，以老板擁有鉅資，編輯濟濟多士，銷行不惡，在腐氣沉沉的香港報界中不愧為一明星。然內部多難，風波又起，不數月而祝伯英又繼樊仲雲而退矣。繼祝任總編輯者為金仲華。金君身長玉立，文采

載有奇。

然而好夢不長，金仲華的金飯碗也終於不保。金君之開步不如樊祝離之大半為虎子豹變，而全為政治鬥爭結果。原來金君是「前進之士」，和胡愈之鄒韜奮二君素稱莫逆，其進星島也，半為月薪港幣四百的厚酬，半為攫取香港數一數二的大報，可以作政治鬥爭的武器，用來親俄擁共。所以在他主持下的老虎報上，常有他報所不見的國共糾紛消息，他報所不說的親俄擁共言論。這在不問世事的虎父虎子，原也視若無睹，不問不聞。但香港是國共之間的文化戰場，重慶的文化戰士濟濟一島，豈能熟視無睹，充耳不聞。於是代表國民黨的國民日報起而責難，斥星島取謠言攻勢。金君原非弱者，乃向不大看報的老虎進言，說國民日報如何如何的罵他。老虎一聽之下，以為本虎有錢，竟敢來頭上動土，大怒之餘，下令反攻。金君一聲得令，奉旨回罵，把國民日報罵得幾無招架之工。國民日報不得已遂據情上聞，於是金總編輯及其同志邵宗漢郁風羊三君同以辭去虎報編輯聞。

繼金職者為曾任中央日報社社長的程滄波。程君與虎子聞不甚相得，在調整編輯部人事上常受掣肘，蓋虎子與金君三年賓主，情投意合，一旦分袂，未免神傷，乃遷恨於程，來個讓你落得個不痛快。至金方則金君友人在華商報副刊上對程大肆謾罵，不時攻訐，有一文竟引魯迅文中所述越諺「台上羣玉班，台下都走散」作冷嘲，意思是說你程滄波上台之後，星島的老讀者都會不看此報。事實如何，不得而知，但一股醋味，透人鼻尖，亦未免太情願了。

古今文選

我的奮鬥

周佛海

我現在獻身於和平運動了。今後將為復興中國而奮鬥，為奠定東亞永久和平而努力，為開拓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大道而勇往邁進。我已決心貢獻我的一切，犧牲我的一切，以實現我的理想，和完成我的使命。

自從海禁開通以後，中國的政治運動雖然取種種形式而表現，但是最後的目標都是在國家的生存與獨立。我個人一生的努力和奮鬥，雖然也分了幾個不同的時期，取了幾個不同的路徑，但是最後的目標也是在國家的生存與獨立。我現在略述幾十年來為國家生存與獨立而奮鬥的大潮流，和我個人在這個大潮流中間的一些努力。

在西力東漸的時候，中國和日本，同樣的受着西洋勢力的壓迫和刺激，同樣的因為這種壓迫和刺激而發奮圖強，以謀國家的生存和獨立。日本的這種運動，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之下，表現為明治維新，而完成了偉大的事業。中國雖然一直到了現在，還沒有完成這個時代的使命，但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也盡了各種努力。我們可以把這些努力，分做幾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富國強兵的運動。在太平天國消滅和捻匪肅清之後，所謂清室中興諸名臣，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都以為西洋比我們中國優勝的地方，不過是堅甲利兵，和輪船火車，祇要中國也有了這些東西，立刻就可以強起來。所以他們當時的努力，是向西洋購買新式兵器和

戰艦，以練成新式的海陸軍。他們不僅設立製船廠，兵工廠，而且努力敷設鐵路，建立電報，總而言之，他們對於交通，通信，以及軍事設施，盡了很大的力量。拿現在的名詞來說，他們所努力的，是物質建設。他們以為西洋只是物質文明比我們好，其他文物制度，還是我們自己的好。因此，他們祇舉全「物質建設，而沒有注意到政治制度和社會風俗的革新和改良，而且物質建設，也沒有得到多數人的了解，受了種種障礙和牽制，沒有充分實行他們抱負的機會，於是富國強兵運動，就是失敗了。

第二是變法維新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等，以為單是物質建設，不足以使國家強盛，一定要把不合理的法律和制度，加以改革，使他們近代化，中國纔能成爲近代的國家。他們以為明治維新，最重要的，是廢藩置縣，確立憲政等內政上的改革，所以他們主張以清室爲中心，厲行變法維新，以倣效日本的維新運動。不幸他們的運動爲慈禧太后及一般守舊大臣所阻撓，終歸失敗了。

第三是孫總理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孫先生的革命運動，在康梁的變法維新運動以前，早已發生，而且不斷的在發展。不過因為中國人民知識幼稚，所以一直到辛亥武昌起義，革命纔告成功。但是滿清雖然推倒了，民國雖然成立了，第一因為袁世凱的稱帝，第二因為北洋軍閥的循

環內戰，致使革命的目的仍舊不能達到，所以孫先生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兩語來勉勵同志。這就是表示，革命運動雖然不能說失敗，至少可以說沒有成功。

第四，新文化運動。上面所述的富國強兵運動，變法維新運動，以及革命運動，都沒有成功。於是有識之士，研究這些運動之所以不成功的理由，就發現它的根本原因，完全在思想方面。技巧這個時候，世界大戰告終，德國和俄國的革命完成，所謂 Democracy 和 Bolshevism 等自由和解放的思潮澎湃於世界，於是有識之士，以為要改造中國，須從解放思想下手。因此，打倒舊禮教和推翻傳統思想，以吸收新興思想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就此產生，而且迅速的發展了。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舊的文化雖然破壞，而新的文化却未能建立，致演成思想界的大混亂。固然，這個運動，也有不少成就，但是它的主要目的——由解放思想，而革新政治；由革新政治，而復興國家的這個主要目的，都沒有達到。於是新文化運動，也就失敗了。

第五，國民革命運動，自從中國國民黨於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國家的一線生機就寄託於國民黨了。當時有志之士，以為北洋軍閥的封建勢力如果不打倒，國家就不能統一。國家不統一，則國家生存與獨立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國民黨在對抗共產黨的社會革命而提倡國民革命的時候，就得到了大多數人民——尤其是青年的擁護。因為國民革命運動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擁護，所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在很短時期內，就統一了中國。在北伐完成，中國統一之後，本來是中國努力建設的很好的機會，但是因為國

因為陳獨秀的介紹，認識了當時第三國際駐遠東代表 Godinsky。當時中國社會主義的人士，還沒有具體的組織。Godinsky 勸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幾個人談了幾次，張東蓀因為不贊成。沒有加入。於是我們七八個人，便決定組織共產黨了。到了秋天，因為學校開學，我便回到鹿兒島。一九二二年的暑假，我又到了上海。共產黨的組織發展得真快，那時，已經有上海，北京，長沙，廣州，武昌，濟南六個黨部了。於是便在上海開一次代表大會。出席的人有：毛澤東，譚平山，張國燾，陳公博，李達和我。另外還有已死的李仁傑（即李漢俊）和鄧仲夏。還有現在成爲 Trotsky 派的劉仁靜。陳獨秀因為在廣州有事不能離開，所以沒有出席，當時第三國際的代表除 Godinsky 外，還有 Maring。我因為和毛澤東同鄉。所以二人同住一個私立女學的樓上。一連開了六天會，最後一天，爲法國巡捕所包圍，幾乎全部被捉去。第二天，我們便都到嘉興，雇了一隻船，開到南湖中間，開最後一次會。結果推舉陳獨秀爲委員長，我爲副委員長。張國燾爲組織部長，李達爲宣傳部長。在陳獨秀沒有回上海之前，由我代理委員長。中國共產黨便這樣的一隻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現在回顧起來，真和做夢一樣。當時真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青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念幾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鄉村，破壞多少城市，損傷了國家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的。我因為念於鹿兒島，所以電催陳獨秀來滬，當時美國正在召開華盛頓會議，第三國際在伊爾維茨克，召開一次遠東弱小民族會議，以對抗華

據上所述，我們知道中國生存獨立的大運動雖然屢次失敗，但是失敗之後，每每立即取着新的形式而表現，沿着新的途徑而前進。因為國家是要生存，是要獨立的。這個生存和獨立的迫切要求，無論遇着甚麼障礙，受着甚麼打擊，都要突破障礙，打破障礙，而得到滿足的。所以中國現在的情形，雖然極端的困難，但是我相信，數十年來各種運動所匯成的國家的生存獨立運動這個大潮流，一定可以衝破千山萬嶽而達到目的。在國家求生存和獨立的這個大運動中，前幾個階段，不幸我沒有機會參加，因為我現在祇四十三歲，武昌起義的時候，我還在鄉村一個小學校裏念書。

等到一九一八年到日本留學的時候，就漸漸的加入這個偉大運動了。我是一九一七年六月到東京的，當時正是 Democracy 等潮流沖入東亞的時候，我受了這個刺激，一方面準備入學試驗，同時對於吉野造作，室伏高信，山川均，櫻井彦各位先生的著作。感覺非常的興趣，在課餘之暇，很熱心的閱讀。一九一九年秋天，我便考入了第一高等學校爲中國人所設的預科。在預科一年中間，雖然忙於學校的功課，但是只要有空工夫，還是很熱心的閱讀關於新思潮的著作。因此，我對於社會主義，便漸漸感覺興趣了。我因為想找個清靜的地方好讀書，所以在一高預科畢業，要分發的時候，我便志願選了鹿兒島的造士館，就是七高。一九二〇年到了鹿兒島。這一年中間，我不僅讀了很多社會主義的書籍，而且常常做論文，送到上海各雜誌去登載。因此，我的名字便漸漸爲人所注意起來了。我的父親早故，只有老母在堂，所以一九二一年的暑假，我便決定回湖南去省親。到了上海，因為湖南有內戰，道路不通，於是就在上海留上了。在上海，我便認識了當時駐日第三國際的總書記，和主席（即馬克思主義的總書記）。又盛頓會議。因此，中國方面，也要派代表出席。我於陳獨秀返滬之後，便親自冒險到當時軍閥勢力最大的長沙，武昌，安慶，蕪湖，和南京五處，去秘密活動，召集代表。在我離開長沙十二小時後，我故鄉的當時的當局，便派兵捉我。我在長沙勾留了四天，得到毛澤東的援助，在長沙召集了十幾個青年，送到上海轉赴西伯利亞。我到了長沙不能回家省母，當時非常難過。在武昌等地，也找了许多代表，在長江一帶由我召集送到西伯利亞去的，約有五十人左右。這些人中間，有三十多人，便到莫斯科去留學；以後回國後，便成爲共產黨最堅強，最有力的幹部。我這段特別描寫得詳細，是表示我犯下的罪惡，實在太大。雖然在短短的兩三個月中間，我已種下了十幾年大災禍的根源。我對不住國家，尤其是對不住我的故鄉湖南。但是當時我信念，以爲只有這個辦法，纔能保障中國的生存和獨立。所以不畏危險，不辭犧牲，去追求我的理想的實現。回到上海之後，我便立即把經手的事務交清，回鹿兒島上學，這時學校已開學一個多月了。回到鹿兒島之後，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擔任教師，也向我警告了，於是我便規規矩矩做了一個很純良的學生。當時中國的同鄉，並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長江一帶活躍的情形，因為我對他們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日本的警察，辦得真不錯。

一九二三年，畢業了第七高等，我因為傳真河上肇先生，便進了京都帝大。當我初到京都的時候，京都的刑事，老早已在車站上等我了。在京都三年，常常麻煩京都的刑事，我實在非常抱歉；但是連我自己，都出於意外。我的思想，因為研究河上先生的著作，和聽了他的講義以後，竟完全變了。這個理由，說來很長，此地不必詳述。簡單的說，我的結論，

漫談古今 樸之

一代編輯後記

「古今」出版，忽忽一月，讀者歡迎之盛，出于意料之外。因為初創及經濟的關係，創刊號印數不多。不料出版以後，五天之內，上海方面已完全售罄，向隅者要求再版，紛紛不絕，我們以限于財力及物力，無法滿償讀者之望，深為抱歉！

南京方面的情形也完全相同，創刊號到京後僅僅兩天的時間，時代晚報社及建國書店兩家已銷去總數的大半，目前一本無存，不必再說。

創刊號出版後我曾返京一行，小住數日，在那幾天內所遇到的友朋，莫不讚頌「古今」，交口稱譽。就中如周佛海先生向我說道：「古今創刊號裏的文章幾乎可稱是篇篇都好；所代你擔心的是不知將來能否永遠保持這樣高的水準。」江康嵐（亢虎）先生在電話中向我說道：「翻閱古今，欽佩萬分；名家手編，自是不凡」。李聖五先生向我說古今的文章編排印刷等等無一不好，祇是我那篇「四十自述」太消沉了，他勸我以後千萬不要悲觀……。

以上所舉的三位都是在著作界及出版界享有盛名而極有地位的人物，他們的批評都是「行家」之言，決非隨隨便便之人胡亂恭維者可比。除了江先生與我比較客氣外，周李兩位先生都是與我極不客氣極有交情的朋友，他們的忠言，至堪重視。

關於周先生所顧慮的一點，我認為是一針見血之談，非常重要的。我

量」炫人。古今出版于目前這個空谷足音的時代，尤應堅守素志，決不遷就時俗；這一點我自當特別注意，以期不負周先生之厚望的。

關於李先生所勸我的一點，可就難了。我自去年一年中妻兒兩亡之後，精神刺激，實在太深。尤其是榮兒之夭折，對我打擊之大，簡直不可醫喻。我對於他之痛悼，並非像普通一般庸夫愚婦之為封建思想宗族觀念所困，實以這個孩子，死得太可惜了。他雖年僅十歲，但他的性情，脾氣，嗜好，思想，行為等等，簡直無一不與我相似。他雖還是一個小孩，但一切一切，絕不像一個小孩。在十年的時期中，我對於他從來沒有呵斥過一次或半次。在平時的腦筋中，我不以他是我的兒子看待。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知己，他是我精神上的唯一安慰者，他是我的靈魂，他是我的一切。所以他死之後，我如失靈魂，如失一切，所謂「痛不欲生」，簡直是為我寫照。半年以來，這種情緒，有增無減，我非不知道者不能復生，非不知徒事傷悲亦屬枉然，但是不能自己，毫無辦法。因此我才體味出來父母對於子女之愛如是之真切。在這種的心境之下，我的言論行動，不免大受影響，這是免不了的。不要說「四十自述」那一篇太消沉了，就像「發刊詞」那一篇，我寫好後自己覺得不滿意，給同社的某君看，他也以為語氣太消沉，勸我最好重寫一篇，但是我試之又試，終于不成，可見言為心聲，乃是自然之理。

我希望知我的人們能够原諒我同情我不要對我作冷酷的無情的批評。同時我也希望自已今後能勉抑悲思，從消極一轉而為積極，以期不負愛我者的盛意。

末了，我對於所有歡迎本刊的讀者致謝，對於本期特賜大作的梁聚異先生江康嵐先生等致謝，尤其對於代本刊印刷及經售的國民新聞諸位先生



國民新聞 每月六元 半年卅四元

國民新聞周刊 每期二角半 半年五元 全年九元

金瓶梅畫集 每集七元 預約八折

- 認識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藝之最
佳讀物
- 國民新聞叢書
- ① 社論集……………二冊五元
 - ② 風雲人物誌……………一冊一元四角
 - ③ 近東問題……………一冊一元四角
 - ④ 今日的蘇聯……………一冊一元二角
 - ⑤ 太平洋問題……………一冊一元二角
 - ⑥ 藍衣社內幕……………一冊二元
- 以上各書業已出版——
- ⑦ 不愛江山愛美人……………一冊一元二角
 - ⑧ 第二次世界大戰
- 與各國軍備……………一冊一元二角
- ⑨ 戰時日本……………一冊一元五角
 - ⑩ 太平洋戰爭探討……………一冊一元五角
 - ⑪ 美國的國防工業……………一冊一元五角
 - ⑫ 美國的戰時經濟……………一冊一元五角
- 以上各書預約八折——
- (外埠掛號每種另加郵資二角六分)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電話二一六七二

分發行所各地國民新聞分銷處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代理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電話九二二一三

時代之前驅 晚報之先鋒

——>>> 京 南 <<<<——

時代晚報

- 言論公正
- 特稿豐富
- 電訊翔實
- 副刊雋永

每日下午四時出版

館址 朱選 雀貴 路井 電話 二二五九 二二五八